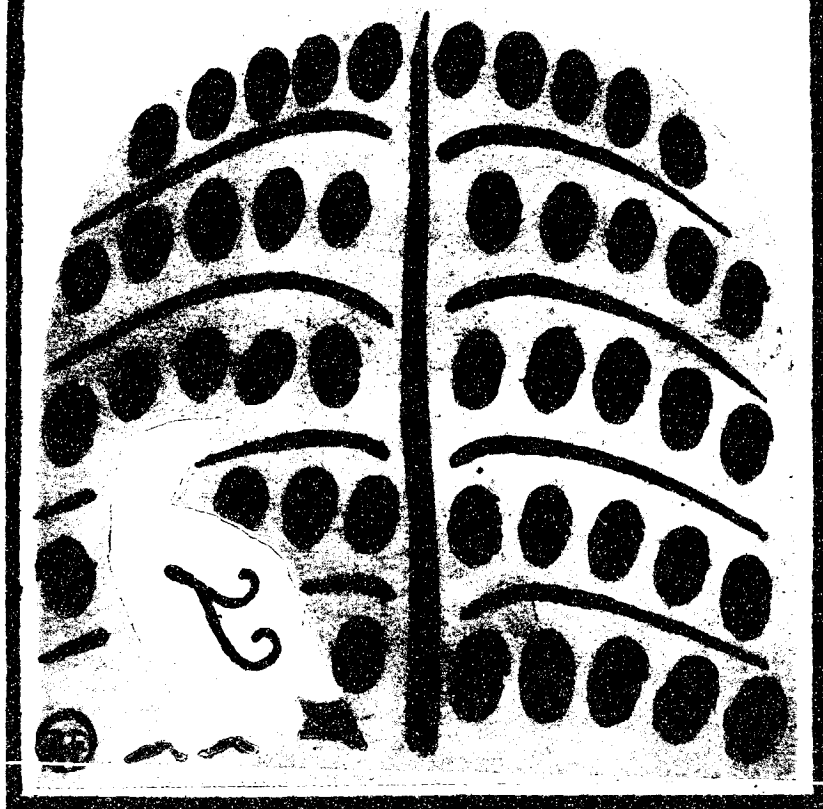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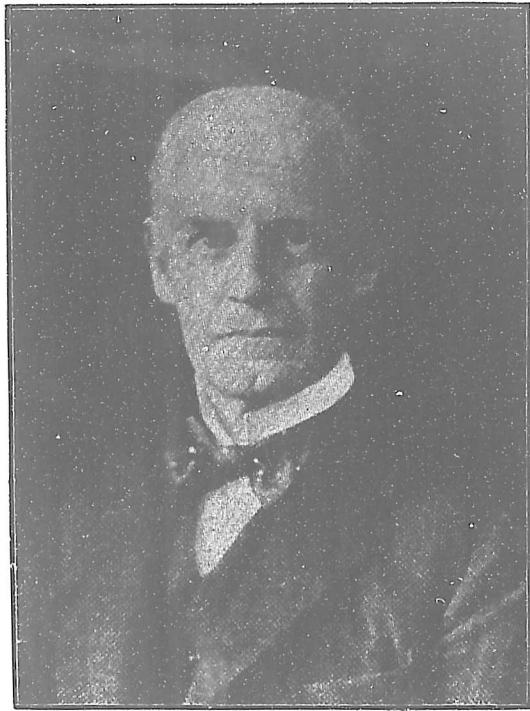


鸚鵡 5 輕





高爾斯華綏

夢 輕 與 鴿

著 綏 華 斯 爾 高 國 英
譯 合 慶 宋 趙 塵 滌 席

✱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海 上

1 9 2 7

小序

高爾斯華綏是現代英國最大的戲劇作家，就不總是最大的戲劇作家之一。他是一篇代表作品，現在譯成中文，想來還有一些意義的。

高氏生於一八六七年，今年正是他的六十歲的壽辰，在中國齊巧郭沫若氏接連譯印了他的爭鬪，銀匣法網三篇社會劇。這須比去年蕭氏七十歲時，只空看幾篇介紹詞有意味些。而我們的拙譯，也利用這機會和讀者相見。

高氏的生平，中國已有不少的人介紹過；高氏的對於藝術上的見解，也已有入作相當的敘述過，對高氏作品還沒有全讀過——小說部分讀得極少——的我們，說來也未必會好一點，明白一點，索性不再說。大概那些介紹文字，可以在什麼世界文學家列傳，近代文學家戲劇論集，以及各文學雜誌裏找得到，關於那些文字的質的方面，我們沒有

話說。

已譯成中文的高氏戲劇，除郭譯外，據我們所知道的，有鄧演存氏的長子，顧德隆氏改譯的相鼠有皮，以及未印單行本的陳大悲氏的忠友，忠友一篇，經西澹氏作文校正過，都登在十二年下半年的晨報上。

翻開陳郭諸氏的譯本一看，誤譯竟時常不免。力量弱小的我們，實增了不少的惶恐，覺得將拙譯印行，未免過於大膽。不過良心已略盡了，能緩緩的待自己發覺自己所譯的錯誤，以謀補救，固然很好。倘自己再不能看出，尤望高明賜以教正，即使苛責亦所不辭。

我們所根據的原本的版本是德國萊比賜許 (Leipzig) Bernhard Tauchnitz 書店英美名家集的翻印本，採用的原因，祇是起初因為牠的價值較為便宜，隨便購來閱讀，後來因衝動而翻譯，也就沒換版本。至於高氏的原本則是 Scribner 所出版的，已出有六集，各劇的單行本也有，有一本高氏代表劇作集，則係集合銀匣，爭鬪，法網，a Bit of Love，鴿，忠友等幾篇而集成。高氏戲劇的六集在英美名家集中，第一，第四，第五，三集係照樣翻版；

第二，第三，則係摘去第二集中的長子，第三集中的 The Fugitive, The Mob 二篇而將法網，鴿輕夢合成一本，所以我們譯鴿時，順便譯出輕夢。第六集則尙未見翻印。

不怕人厭煩地說了許多關於版本的話，還只不過是介紹原本的意思，讀者一多，將來自有更好的，更完善的譯本出來，可以減輕我們譯本或然會生的罪過。我們自己一方面也切望着將來有些進步，再進而獻諸讀者的面前，以求指正。然而這一點努力從事的勇氣，都不能不賴此次得以出版而加增。謹此謝謝章錫琛先生。

塵，慶。

高氏六十生辰的一年。

鴿

劇中人物

克里斯朵福威爾溫 (Christopher Wellwyn)

藝術家

安痕 (Ann)

他的女兒

吉乃未美根 (Guinere Megan)

賣花女

羅萊美根 (Rory Megan)

她的丈夫

費蘭 (Ferrand)

外國人

亭姆生 (Timson)

以前是個馬夫

愛德華·褒突萊 (Edward Bertley)

牧師

亞佛萊德·卡爾威 (Alfred Calway)

教授

湯姆斯·霍克斯屯爵士 (Sir Thomas Hoxton)

和平判事

外一巡警,三運夫,及若干好事人

此事係在威爾溫之書齋及其外之街上

第一幕 聖誕節前夜

第二幕 新年日

第三幕 四月一日

第一幕

這是聖誕節前夜的晚上，背景是一所與街道平臨的藝術室，這室有一個被一層雪所遮暗的天窗。室中沒有一個人，四壁是刷白了的，下面是光黑的地板，一爐火在活躍地燒着。在模特兒的平臺上放着畫架及畫布。再有些半身像和畫片；一扇屏幔，一座小櫃，兩張圍椅，和一張放在窗下的舊式的高背長椅。一邊牆上的門通到屋裏，對牆上的門通到模特兒的換衣室，大門則在中壁的中央。在一張矮桌上，有個俄國式的沙發瓦在吱吱的叫着，旁邊的盤裏排着茶壺，及玻璃杯，檸檬糖，和一壺甜酒。從近大門的大窗可以望見雪色的燈光照着的街道，更遠是河流和星夜。

大門的鎖有鑰匙在轉旋的聲音，於是進來了安痕，威爾溫，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女，髮



用絲帶束着，領巾裹着，門讓牠開着，就搯亮了電燈，走近火去。她除掉領巾及長而紅的斗篷，她穿着用柔軟的白色的質料做成的晚外衣。她的步履是敏捷而強健。她的容貌不帶一些浮滑氣，是果決而真摯的，具有深沉的雙眼和能幹及端正的額角，她褪去了手套，煖手。在門口兩人出現。第一個似乎是短而小的，具有軟而短的鬚鬚，明朗而溫和的眼睛，縮的臉，在他的柔軟帽子下，他的髮似乎豐盛而灰白。他穿一件舊的棕色的長外套及一副單毛手套，正在噴着手製的烟，他是安痕的父親，威爾溫，一個藝術家。他的同伴是穿得緊緊的一個中等身材，身體結實的牧師，具有一張愉快，玫瑰色的（面臉孔），似乎閃爍的眼睛，肥厚的兩唇。容貌上實在是一個長成的孩子。他是這教區的牧師——褒突萊牧師。

褒突萊 威爾溫君全個感化問題，是滿感困難的，當你有兩個人像卡爾威教授和霍克

斯屯爵士正反地執着對立的見地，像今晚我們看到的那樣，我信認，我——

威爾溫 牧師，進來，喝一點克羅格。

褒突萊 今晚不用了，謝謝明天，聖誕節了！可是這個房間有着大大的誘惑。威爾溫君，明

天會，安痕，明天會。

安痕 (從火那邊走向茶桌前) 褒突萊牧師，明天會。

(他走出，威爾溫跟着關了門，走近火前)

安痕 (坐在小凳上，背向火，在製茶) 爹爹。

威爾溫 我的寶貝？

安痕 你說你喜歡卡爾威教授的議論。那是不是於你有什麼好處呢，這才是個疑問？

威爾溫 我——我希望是這樣，安痕。

安痕 我故意這樣問你的。你的行善只有弄得糟糕。今天早上那兩個人把我們的生活

費都弄光了。

威爾溫 姆，姆。你的意思，我全懂。

安痕 他們倆都有你的名片，因此我不能回絕——不知道你曾經對他們說了些什麼。

你爲什麼不定一個規矩，隨便那一個，永不要給他名片，除開了真正的正經人——自然呢，也除開買賣的生意人。

威爾溫 我的寶貝，我會——常常。

安痕 那麼你爲什麼不遵守呢？這是一個可怕的習慣。爹爹，你老是頑強，總有一天，你要把你自已弄到頂利害的糾葛裏面去。

威爾溫 我的寶貝，什麼時候——什麼時候他們來看你了？

安痕 你曉得家裏缺少一切的東西，爲什麼你還對他們說？

威爾溫 我沒有——他們對我說的。

（他脫去他的外衣，圍在一張圍椅背上。）

安痕 他們欺騙你，什麼人都能欺騙你，爹爹，這就是爲什麼你應該當心一點。我要你戴頂硬帽子，你那些軟帽子可憐一點都不中用。

威爾溫 (注視他的帽子) 卡爾威也戴一頂的。

安痕 倒像個個要去求卡爾威教授一樣。

威爾溫 噢——不見得。你知道，安痕，我佩服那個理論——真——有奇特的力量。一個人心上那裏有這樣的澈底的清楚。這是最動人的。

安痕 今天會有人懇求過你嗎？

威爾溫 (躊躇地) 沒有——沒有。

安痕 (久久地，著實地對他看了一下) 你茶裏要不要放些甜酒？

威爾溫 (垂頭喪氣地) 好，我的寶貝——多放一些。

安痕 (倒出甜酒，將玻璃杯給他) 噢，那是什麼人呢？

威爾溫 他沒有懇求我。(沈入回想裏) 安痕，有趣的一個老傢伙——簡直是那種人，老年
的馬夫。

安痕 在那裏碰到？

威爾溫 在河堤上。

安痕 自然囉！爹爹，你曉得河堤上那些人『老是』些廢物。

威爾溫 是，寶貝，但這個人不是的。

安痕 你給了他你的名片沒有。

威爾溫 我——我——沒給。

安痕 到底給了沒有，爹爹？

威爾溫 我怕給了罷！

安痕 怕是給了嗎？這簡直不合道理。

威爾溫 咳。那老傢伙是非常可憐人的，安痕。并且我沒有給他一點錢。一點錢都不會帶着。

安痕 你聽我說，爹爹！你從來向人要過東西沒有？你曉得你從沒有過，你寧願先餓了肚子。規矩的人都是這樣的。那麼，你爲什麼看不出求乞的人都是些廢物呢？

威爾溫 但是，寶貝，我們是不同樣的。他們也不會這樣的，假使不到那地步。人總是歡喜和愛的人活着做什麼呢，如果不是那樣？

安痕 爹爹，你真莫奈何了。

威爾溫 但是，安痕，你聽我說，這件事是這樣非常的複雜的。照卡爾威說，我們將我們所能省下的一齊獻給國家，讓不應當得到的人應當得到。他是個教授，應該知道。可是老霍克斯屯老是叮叮向我說，我們應當扶助私有的組織，去扶助應當得的人，而懲罰不應當得的人。咳，這却是正相反對。他是做治安判事的，經驗豐富。牧師呢，他好像兩邊都贊成一點。咳，什麼呀——？我的困難是，我無論同那一個在一起，他常感化我。
(憂恨地) 他們每個人都不是開頑笑的。

安痕 (立起) 啊爹爹，你是這樣——你曉得你是爲一切社會改良家所失望的人呢？
(抱住他) 你的袴子的左膝上有個破洞了。你不要再穿了吧！

威爾溫 我還可以穿得嗎？

安痕 我本一點都不必驚怪，假使這不是你的僅有的一條袴子。你曉得我生來是怕什麼的。

(威爾溫向他疑感，懼怕的一瞥)

安痕 你總有一天會脫掉牠，將牠摔在街上。你弄到一點錢嗎？(他摸摸他的衣服，他摸摸袴袋——他們尋不到一點) 你曉得你的口袋是個大大的漏洞。

威爾溫 不！

安痕 無形地。

威爾溫 啊，呀姆！

安痕 (厲色地) 那麼，你聽我說，爹爹！(他握住他的衣角) 不想想這在你是不是可恥的浪費，你這樣的一直將東西給人我猜，你總曉得你真是個什麼人——一個病態的感傷者。

威爾溫 (脫開她，懷憐地) 這不是感傷。這不過因為他們於我是很——很——合意的罷

了。倘若我捨給人一種好意——滿抱着好感（撫他的胸口）對於人們——那不用管他們是『什麼人』——於是我不曉得我將做些什麼。我須得把頭蒙在袋裏。

安痕 我想你也應當這樣。

威爾溫 我猜他們知道我歡喜他們，於是他們向我訴說。這樣一來，當然，你不能不做你能力所及的事了。

安痕 噢，你怕不『要』愛上他們！

威爾溫 寶貝，我不想的。不獨獨是他們——有時我對卡爾威也這樣感到的。這不過上帝並不要我什麼——只要我像自己一樣——倒他的楣！

安痕 （走向通屋內的門——感動地）你看不到的，就是旁人一點都不像你。

威爾溫 噢，謝謝上帝！

安痕 那也是這樣的老式子！我要去睡了——我就讓你自己去想想吧。

威爾溫 啊！

安痕

(開了房門——厲色地) 明天會——(復稍帶柔和) 你若——爹爹!

(她跳到他身上,抱一抱,然後跳出來,威爾溫極靜地站着。起初仰視天窗,然後落向地板上,就慢慢地搖着頭,在走向火邊時,呢喃。)

威爾溫

壞運氣——不堪——沒有毅力,沒有決心!

(這時外面有種慌忙的敲門聲音,當那聲音漸漸地敲進他的意識裏,他就退縮,好像他知道,雖則他不肯承認那意義。於是他坐了下來,逃掩了耳朵。那敲門聲就是不息,威爾溫垂下了第一隻手,於是兩隻手一起垂下,立了起來,開始斜步走向門去。敲門聲音越發響了。)

威爾溫

呀,啊啊,啾啾!

(向安痕消失了的方向看了一眼,他研開一些些那扇街門,趁着燈光,能看見一個年輕的女郎,穿着黑色的衣服,亂裹在圍巾裏,雪正黏貼在那上面;她手臂上掛着籠子,一小塊蠶布蓋着。)

威爾溫

我不能,你曉得,這是不可能的。

(那女郎不說什麼,祇用晶黑的眼望着他。)

威爾溫 (退縮) 讓我想一想——我不認識你——我認識你嗎?

(那女郎聲音柔和啞啞的說,帶着悔恨的微弱的音調。美根夫人——你給我這個的。她拿出一張污損的訪問名片。)

威爾溫 (向着名片退後) 啊!我會呀!幾時?

美根夫人 這一年的春天,你向我買了些堇花。你付了我個克朗 (錢幣名) (笑影欲掠過她的臉上)

威爾溫 (四圍偷偷地一看) 呀!噢,進來——祇一分鐘——天很冷——并告訴我們這是

什麼。她魯笨地進去,像斯分涅克斯的形態,具着一個美麗而慘苦的小面龐。

威爾溫 我不記得你了。(細細地看) 是,我記得,祇是——你是改了樣子——是不是?

美根夫人 (黯然地) 我經歷過苦難了,自從見了你後。

威爾溫 苦難!喝些茶嗎?

(他急切地對着通到屋裏那扇門望着,於是快快地走到桌邊,倒了一杯茶,搗些甜酒在茶內。)

威爾溫 (授茶給她) 驅除寒氣快喝了牠! (美根夫人喝乾了茶, 微微笑了一笑, 立時差不多精神好了二

些的樣子, 威爾溫頭偏在一邊的注意着她, 臉上微笑展開着。)

威爾溫 治那邪惡的良藥吧, 姆?

美根夫人 它使得你暖和。(她微笑了)

威爾溫 (對她回笑, 於是覺着自己) 噢! 你曉得, 我不應該的。

美根夫人 (意會到他人格的分裂, 就退陷在哀苦的深淵裏) 我否則是不跑來的, 但你對我說, 我

需要人助我一臂和一——

威爾溫 (漸漸地自失在他自己的本性裏) 讓我想想——佛拉哀脫街轉角上——是不是呢?

美根夫人 (現着羸弱的切望) 是, 先生, 我那時還談到我的墓花呢——這是一個可愛的

春晝。

威爾溫 美呀! 美呀! 鳥在叫着, 樹在——! 我們很談了一些, 你懷中還有孩兒的。

美根夫人 是的, 就在那時候我已結過婚了。

威爾溫 啊呀是的！(歎然) 孩兒怎樣了呢？

美根夫人 (石樣的呆住了) 我招不住她。

威爾溫 啊！可憐呀！

美根夫人 (無感覺) 你說過你要把我畫個像(現着虛弱的切望) 所以我想我理應要來，如果
果你忘記了的話。

威爾溫 (對她急切地望着) 生意不好吧？

美根夫人 (揭去蓋着籃子的布) 我將牠們蓋好，但冷氣還得鑽進去，賽蕊盆花(Trinappence)
——我帶的就祇那些花。

威爾溫 嘎！嗶！(他竊竊內) 還有聖誕花(Christmas) 呢！

美根夫人 那些都死了。

威爾溫 (抽了一口氣) 你得了個好丈夫吧？

美根夫人 他看牌的。

威爾溫 啊！天哪！那你幹什麼的呢——在這樣冷的天氣。（他輕敲胸部）

美根夫人 我們是被賣掉了——他和他的賭伴們走了，過夜的錢也沒有呢。

威爾溫 （改正他在袋中的一上一下的搜摸）可是誰買花呢，在夜間的這時候？

（美根夫人望着他微弱的微笑。）

威爾溫 （摩亂他的頭髮）明神在上！來到火這邊來！

（她跟他到火邊，他關起街門。）

威爾溫 你覺着身上溼嗎？（她點頭）噢，坐在此地，脫去他們，這樣才好。

（她坐在小凳上，慢慢的向他一看後，在這一看中，有很深的見解，非在她的年齡所應有的，就開始脫她的鞋和襪。威爾溫去到通屋裏的門，開了牠，用一種偷偷的不意的樣子靜聽着。吹噓着回來，但沒有出大聲，那女郎已脫去她的襪子，將她赤着的足趾轉向着火。她隨將兩足縮回到裙下。）

威爾溫 你多大年紀了，小姑娘？

美根夫人 到聖燭節（二月二日）十九歲了。

威爾溫 你的名字叫什麼？

美根夫人 吉乃未。

威爾溫 什麼威爾斯人嗎？

美根夫人 是的——打巴頓西 (Battersay) 來的。

威爾溫 你的丈夫也是嗎？

美根夫人 不。他是愛爾蘭人，他從諾亭代爾 (Nottingham) 來。

威爾溫 天主教徒嗎？

美根夫人 是的，但我的丈夫也是一個無神論者。

威爾溫 我明白。(無心地)多合式呵！他多大了，你那丈夫？

美根夫人 他就快二十歲了。

威爾溫 誠實可靠的孩子呵！他待你壞嗎？

美根夫人 不。

威爾溫 也不喝酒嗎？

美根夫人 他不是一個壞人。他只是好看牌——於是寫借債票。

威爾溫 我明白。當他不寫債票，他做些什麼呢？

美根夫人 （搖頭的籃子）和我一樣，別種職務疲乏了他。

威爾溫 那好極！（他約束自己）噢，要我替你有一點甚麼事？

美根夫人 自然，我可以找到我住夜的地方，假使我願意做時——像那些人一樣。

威爾溫 不！不！不行！小姑娘！不行！

美根夫人 做那樣的事是很容易的。

威爾溫 蒼天！可是你的丈夫呢？

美根夫人 （帶着無情的復仇的態度）他在追逐一個我所知道的人呢。

威爾溫 啣！好！一種醋意！

美根夫人 我也要到街上去亂跑。

威爾溫 (自語) 如今我怎樣辦呢?

(美根夫人仰起頭看，對他微笑，好像她已發現他是奇特的。)

威爾溫 你懂，事實是這樣，我不能給你一點東西——因為——噢，因為有一層我還捉摸不到。還有些別的理由，但那却是——真的一個。可是，現在有一間我的模特兒穿衣的小房間，恐怕你可以睡在那裏來，去看看。

(這女郎慫慂地立起，不願離開地方，她拿起她的盥盥。)

美根夫人 我要再穿起這個嗎?

威爾溫 不用；這裏有雙精緻，溫暖的拖鞋 (看見他身發熱氣) 怎樣，你全溼透了，在這裏等一刻兒。

(他穿過通屋的門，消躑一息後，走進去。這女郎和貓一樣，又偷回到火的暖氣裏。威爾溫回來，帶了一枝燭，二件淡黃色的浴衣，和兩條毛毯。)

威爾溫 注意！ (他領她走向模特兒室的門前) 噓！ (他打開那門，高執着燭，讓她看房間) 這間行嗎？這

裏有張牀。你會尋到一點洗滌的東西。不必客氣。明白！

（這女郎一聲不響，帶着籃子——和鞋襪走進。威爾溫遞給她燭，毛毯，和浴衣等。）

威爾溫：睡得好好地，小姑娘！忘去你是活着！（他關上門，哀傷地）又犯了一次！（他跑到桌前，

切下一大片餅乾，敲開門，就遞進去）噢——噢！（他走開了後，看一看對門）噢——該死的，我怎

麼做法呢？一個小錢都沒有！（他跑到街門前去關門，但却先將門大開，以證實他自己留客的好意）

這樣一個晚上！

（一陣響吹到他的臉上，有個聲音在喚：「參歇，原諒。」威爾溫癢癢地退縮。一個人影從燈柱下移向門前來。

他看去是青年，穿着襪襖的衣服，他重行說：「參歇，你不記得我了嗎？我的名字是賈爾——那是在巴黎，在愛

萊細平原（Champs-Élysées）——那泉水邊——參歇，當你來到門前時——我不是鐵做的——Jehan

（你拿吧）這真是你的名片——我從不曾丟掉」他拿給威爾溫一張舊而污的訪問名片。當他一些一些地走近門口時，屋裏的短光照出他是一個細長，憔悴青年的異教徒，具有美髮和微紅的金色鬚根，一座長的飄飄的鼻子，帽偏向一邊，及大的灰色的略凸的眼睛。在他身段與動作上都另有一種手度；他的衣服幾乎脫離

了他身體。

威爾溫 (引入一個軟弱的記憶裏) 呀！是的。在那泉水邊。我正坐在那裏，你跑到來，喫了小麪包，就喝泉水。

費蘭

(現著孱弱的切望)

這是我的早餐，我總是很苦——非常不幸。你那時給了我十個

佛郎，我想我有一點權利 (威爾溫作了一種不知所措的動作) 見你說過如果我到英格

蘭來——

威爾溫

姆！所以你就來了？

費蘭

這是我結合我的運命的時候了，麥歇。

威爾溫

所以你——就—— (他困惑地停止了)

費蘭

(摸他的襁褓的肩頭) 人還沒有成爲羅茨卡爾德 (Roths child) 呢。

威爾溫

(同情地) 不 (引入記憶) 我們談哲學了。

費蘭 我還沒有變更意見。我們這些流氓，我們是被中流社會所利用去了。我的理想常

是這樣，麥歇，

威爾溫 是——或者不是普通的見解！——（誠心地）進來！很幸再和你相見。

費蘭 （用手臂擦眼）原諒，麥歇——感你的厚意——我有點疲弱了。（他脫開他的外衣，露出一根帶子，很緊的繫在破襯衫上。）

我每餐將牠繫緊一個眼，在這兩天之內，這個能鼓起你的勇氣。

威爾溫 （用示憐的聲調，倒出茶，再加些甜酒）喝一些這個。這個會提起你的精神（他注視這青

年飲茶）

費蘭 （精神變好了些）有時我想我要永不能夠成功以主宰我的生命，麥歇——雖然我

沒有罪惡，除開我常小心防護希求成功的熱望。可是我不願轉輟自己在生存的機械下面而每天得不到一點什麼。我必需找到那用以飛高一點的東西。

威爾溫 （敏感地）是；是——我記得，你感得很難在一項限定的事業上持續下去——是的。

費蘭（驕傲地）在小小的一角地方不——麥歇——永不！我的秉性上不是那樣。我必須

認識人生哪！

威爾溫 真是，真是要一點餅嗎？（他切餅）

費蘭 在你們國裏，聽說你不能喫到和得到餅。但是人應當常去嘗試，麥歇；人永遠不要

自滿（不要餅）Grand Merci！〔敬謝〕——但我現在胃口不好——我失了胃口，現在

有兩天了。我能吸煙嗎，麥歇！（他作吸煙狀）

威爾溫 可以！（將烟袋給他）你自己捲一支。

費蘭（很快地捲起一支烟）麥歇，如果今晚我不遇見你——我或會將河面鑽了個洞——

我失望的很了。（他吸了又噴出久久的豐滿的一口烟。很苦地）生命呀！（他用手驅散煙氣，向前凝

視）想到在數分鐘間彼就要降生了！麥歇（他專心的注視着威爾溫）因為你的好意，世

界上的人都要責罰你了。

威爾溫（不安地對通屋內的門望着）你以為如此嗎呀！

費蘭 麥歇，如果他自己現在還在地球上，一班紳士們定要寫文章到報紙上罵他是偏狹的感傷者！說起來也很可笑，這些紳士們還必是最堅信的基督教徒呢。（他深沉地看威爾溫）這大概不至於令你惱怒吧，麥歇；我老早就全看出你不是一個基督徒。你有這一副慈愛的面容。

威爾溫 啊！當真的！

費蘭 你全沒有一點法利賽人氣質在你秉性裏。你不裁判人，你是被人裁判的。（他伸張他的四肢，好像痛苦）

威爾溫 你痛苦嗎？

費蘭 有一點風溼骨痛。

威爾溫 溼透了，自然！（向屋內一閃眼）等一刻兒，恐怕你不喜歡穿那條裤子；那條——咳——那條不大好了——

（他走入通屋裏的門。費蘭立在火邊，兩手張着好像擁抱他一樣，放量的吸着煙。威爾溫輕輕地回來，穿著一

件褐色的外衣，帶了一條襯袴，他的襪子，一雙拖鞋，一件汗衫。

威爾溫 (用低聲講話，因為門還關着) 你可以暫且將就一下嗎？

費蘭 Je Vous remercie. (我感謝你) 麥歇。(指着屏幔) 我可以安息去嗎？

威爾溫 好，好。

(費蘭走向屏幔後面去，威爾溫關起通屋裏的門，隨後到窗前拉下窗簾。他突然退縮了，帶着驚疑呆立着。)

威爾溫 天呀！

(窗上有輕敲的聲音。窗格上印着一個人的臉影。威爾溫做手勢教他走開，他不走，仍繼續敲窗。威爾溫關了門。進來了一個矮方的老人，紅色的，掛腮的臉，在一頂落滿了雪的球帽之下，他手顫顫的拿出一張訪問的名片。)

威爾溫 那是什麼人？你是什麼人？

亨姆生 (沉重的啞啞的顫抖的聲音) 幸見，先生；今天早上我們談了一陣。亨姆生——我說

我的名字給你聽。你邀了我的，倘然你還記得。

威爾溫 可真太遲了。

亨姆生 咳你明白，我本不料要來訪你的，早上和你講話時，還是替人家好好地配馬的，

但是因為聖誕節了，事情和我今天作了對了，（他語氣加重）我完全倒了楣——睡一隻牀的錢都沒有，想來你不忍我受難罷——不忍的，在我這樣的年紀。

威爾溫 （手機械地胡亂地摸索他的衣袋）可實在剛碰到我一個錢都沒有。

亨姆生 （顯然他當作慣有的拒絕）如果我過得過去，我也不來求你了。一生一世去管馬。我擔怕這裏的寒冷。我恐怕我會睡着。

威爾溫 噢，可實在，我——

亨姆生 那可不很好的——我以為——生生的凍死。

威爾溫 （困憊而不快）噢——進來一會兒，讓我們想個法子。喝些茶吧！

（他倒出了所剩下的一些茶，感得一點點不夠，隨便地多加了些甜酒。亨姆生稍稍運動了膝蓋，站穩步子，顯着他。）

亨姆生：（受了茶）祝你很好。這是——久已不喝了。（顛顛地端過盞邊，歡喜地喫着）勃林梅這茶是外國貨，是嗎？

費蘭：（章又從屏後出來，穿着新的衣服，褲子顯得分外的短）祇要一針，麥歇，我便可以出去見

人了。

威爾溫：過於短了呀！（他走到平臺，那上面，放着安痕的針線竿，從那竿裏取了針和線。）

（當他那樣從事着，費蘭打量着老亨姆生，像狗兒打量狗兒那樣。那老人，杯子在手裏，像入了昏睡樹。）

費蘭：（指點亨姆生）麥歇！（他做着人喝飲狀，并搖搖頭）

威爾溫：（授給他針線）姆恐怕是的！

（他們走近亨姆生，他不注意。）

費蘭：（輕柔地）這是一個老馬夫。是不是，麥歇？*Ceux sont tous des dureurs.*（完全是個酒徒。）

威爾溫：（關心老人的昏迷）嗚，老朋友，坐下來吧！（他們扶他到長椅上）你要吸煙嗎？

亭姆生 (恍惚的語調) 謝謝你——吸一筒——巴菰。(Cacco) 老馬站候在風雪裏。(他重入

昏睡病中。)

費蘭 (舌啞啞一聲) Il est parti (他分離了)

威爾溫 (疑惑地) 他不會真有匹馬留在外面, 你想是不是?

費蘭 Non, Non, [不, 不] 麥歇——沒有馬。他在做夢。我很清楚他那種病狀的——那

種病狀時常會佔住你——這是霎時襲到胃裏來的溫熱, 他今天晚上不再會說清白的話了, 至多喝一些東西, 稍爲追想他的已往罷了。

威爾溫 可憐見的年老的好人!

費蘭 傷心, 是不是, 麥歇?——老年的馬夫中有不少的勇敢的溫和人——他們有哲學——那是從馬學得來的, 并且從靜靜坐着得來的。

威爾溫 (撫摩姆生的肩頭) 溼透了!

費蘭 那於他並沒有甚麼要緊——麥歇——一點不要緊。他裏面也全溼了, 你知道

——明天是聖誕節。蓋上一條毯子，他一刻就要蒸發了。

(威爾溫取安痕的長而紅的斗篷，緊圍起這老人)

亭姆生

(微微地竊起) 這樣不錯，加——一條毯子在老馬身上。(他作異聲，頭和舌動着)

威爾溫

(喫驚) 他怎樣了？

費蘭 沒有什麼，麥歇；因為他此刻正當自己是一匹老馬。'It jone 'Cache-cache'。(偷

玩捉迷藏)

捉迷藏，和那你喚做——他的盤索架。

威爾溫

可是對他怎樣辦呢？沒有人能將他從這狀態中驅出。

費蘭

如果你可以放在在這裏，麥歇，不必怕，我擔負他的責任。

威爾溫

啊！(疑惑地) 你——我確不懂，我——沒有仔細想過——你想你能處理，假使我

——我去睡了？

費蘭

當然，麥歇。

威爾溫

(仍然疑惑地) 你——你需要的東西都已備了嗎？

費蘭 (頓首) Mais oui (是) 麥歇。

威爾溫 我不曉得我留着還可以做點什麼。

費蘭 你不用做什麼事了，麥歇。信任我吧。

威爾溫 好——靜靜地看着着火——很靜地。你還是穿了我的外衣好一點，你要覺到非凡的冷。我料，將三點的時候。(他將外套交給費蘭)

費蘭 (取外套) 我睡了要為你禱告，麥歇。

威爾溫 呀！謝謝，好——明天見！且說，我明天得早一點下樓，不瞞你，須思量一點家事。

費蘭 Tres bien (很好) 麥歇。我領會。人在這世的生活是應當有規則的。

威爾溫 (二傳) 天哪(他望着特兒室的門) 我忘記了——

費蘭 我能效力什麼事嗎，麥歇？

威爾溫 不，不！(他走到外門邊的電燈機關旁邊) 你不要這個了，要嗎？

費蘭 Merci (謝謝) 麥歇。

威爾溫 (掛開電門)

費蘭 Bon Soir (明天見) 麥歇?

威爾溫 惡鬼嘍——明天見!

他邊巡著，搓亂他的頭髮，遂突然的走開。

費蘭 可憐的鴿子 (久視著老亨姆生) Espèce de type anglais (英吉利式的模型)

(他坐在火光裏，屈一隻脚在膝上，取出一柄小刀，割開袴上翻出的一端的條縫，雙褶起那布片，開始縫。)
條邊——一切都帶一種素所習練的敏捷。後來，好儼聽見一種聲音在他後面，他快快地站起，隨溜到屏幃後面。美根夫人爲話聲停息所引動，已經打開門，正潛從樞特兒室出來，走向火邊，她差不多已到火邊了，才領悟老亨姆生的蹙蹙的赭紅的樣子，她止步并放她的手在胸口，——一個古怪的人形，立在火光中穿著淡黃色的浴衣，野豎毛的拖鞋，黑色編髮亂披在頭上。在完全列別出那老亨姆生實是一個昏迷的人後，美根夫人走近火邊，就坐在一小榻上，斜對亨姆生微笑着，費蘭悄悄她走近後面，從上面觀察她，他的長鼻下垂着，好像用這個去訊問關於她的生活的情形，後來他退後一兩碼。)

費蘭 (輕柔地) 原諒, 小姐。

美根夫人 (跳起來) 啊!

費蘭 很好, 很好! 我們是勇敢的新文人 (G.I.s) 呢!

亨姆生 (微微地驚起) 抓住, 在那裏!

費蘭 相信我, 小姐!

(美根夫人退走。)

費蘭 (輕柔地) 我們一定要做個好伴侶, 這個藏身處——這是比小客棧好。

(他向她推前一張小檯, 自己也坐了, 似乎壯了壯膽, 美根夫人再坐下去。)

美根夫人 你嚇了我。

亨姆生 (不意地——發糊的音詞) 紫色的外國人!

費蘭 不要管他, 小姐。他是個哲學家。

美根夫人 啊! 我以為他是喫醉了。

(他們一起望著亭姆生)

費蘭 那一樣的——一點不要緊。

美根夫人 他穿在身上的的是些什麼？

費蘭 那是加冕禮的盛服。不用怕，小姐，非常 *Docile potentate* (和順的君主)。

美根夫人 我不會怕他 (搖動費蘭) 我却有點怕你。

費蘭 這是因為你不認識我，小姐，你差了，你應當常常愛你不認識的人。

美根夫人 我不喜歡那種樣子——你對我說的样子。

費蘭 呀！你真是一個喬裝的公主？

美根夫人 不用怕！

費蘭 不是嗎？那你做些什麼去對付人生的需要呢？一種生活？

美根夫人 賣花。

費蘭 (頓他的眼珠) 這不是一種事業。

美根夫人（帶一種惡魔的感情）你不知道我做些什麼。

費蘭 小姐，你做的無論什麼事總可愛的。

（美根夫人看着他漸漸微笑）

美根夫人 你是個外國人。

費蘭 不錯的。

美根夫人 你做什麼事過生活的呢？

費蘭 我是一個傳話者。

美根夫人 你忙不忙，很忙吧？

費蘭（神氣十足地）在如今，我是閒着。

美根夫人（看着他，微笑）你和他怎樣到此地來的？

費蘭 小姐，我們倒要問你同樣的問題。

美根夫人 那先生讓我進來的。他很有趣。

費蘭 C'est un ange! (這是個天使) (在美根夫人的蒼茫呆視中他插入說) 一位天使。

美根夫人 我的命乖——那就是爲什麼我到了此地。

費蘭 (站起) 呀! 小姐! 幸運是有個毛神在主持我們大家。看那老人! (他指著亨姆生) 他完

結了。在他的時代, 或能幹些正常的職業, 他還能供給他自己。(作飲酒狀) 於是汽車出

世了, 一切都去了——他沒有一些存下的東西, 只有一個當御者的習慣! 幸運哪!

亨姆生 (現著一種游移狀——恍惚地) 踢這個外國乞丐出去。

費蘭 一個真真的英國人——看着! 我父親是個不魯捨 (比京) 的舊舵羽的商人。如果

我會滿足的就他的事業, 我倒已經富了。但我生來便是去流轉的——一塊流轉的

石——我不得不去流浪, 幸運哪!……你呢, 小姐, 要我說你的幸運嗎? (他看看她

的面龐) 你生來就是 *La joie de vivre* (生命之快樂)——來喝生命之酒的。 *Et vous*

voilà (你是在那裏) 幸運哪!

(雖然她一點也沒懂他所曾說的, 但她的表情却成一種愉快。)

費蘭 是的，你生來就愛快樂。是不是你明白，你不能說聲不，我們大家，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命運。將你的手給我吧。（他跪下去，拉住她的手，）在我們每一個人中，少不得有那個，我們對牠不能有所掙扎。是哪！是哪！

（他圍住她的手，放在自己的兩手中，翻了個身。美根夫人依然呆着，一半迷惘，一半勉強。）

亭姆生

（突然轉成清醒）

當心你們自己！你們，深紅色的金絲雀。

（美根夫人想穩出她的手，但不能够。）

費蘭 不必理會，小姐。他是個清教徒。

（亭姆生又沉入昏迷，攪翻了他的玻璃杯，掉下去，起着碼研聲。）

美根夫人 請，放開我的手。

費蘭

（寬放了手，嚴肅地凝視着火）

這是我永不做的的一件事——去傷惱一個女人——我的

秉性上斷不這樣。（於是，移近一些，他看着她的面龐，）小姐，告訴我，你成天想些什麼？

美根夫人 我不曉得——我想起種種。

費蘭 要我告訴你嗎？（她的眼仍法定在他臉上，他的異樣，教她不敢對他說：「走開。」他用諷詰的語調繼

續着說）那是想到街道——燈光——人面——那是一切在活動的，溫暖的——那

是顏色，那是（他將他的臉十分接近她的）戀愛。那個於你，如路的於我一樣。那個於你如

酒的於那老人一樣——（他扭着姆指向後朝亭姆生，於是忽然轉身向這女郎）好吧！我吻你

——呀！

（他拉她離了椅子，稍微擗扎了一下，她的嘴唇隨順就了。小燈翻倒了，落下去辟拍一聲。他們跳起來走開了。門開處，安痕從屋裏進來，穿着藍色的外衣，髮散披着一枝燭高過頂的持着，領帶了圍在爐邊的那奇異的半圍，她向後退。於是站住，用驚駭了的銳聲喊：「爹爹——爹爹！」

亭姆生（不舒服地騷動和擗扎，想起立）好——！我來了！

費蘭 不用怕，太太！

（接着一片沉默，鐘乍響地打了十二下，安痕仍在原處，同石雕像一樣，目光緊落在那些陌生人身上。有人從樓上跌下來的聲音，威爾溫走出來，也高過頂地執着一枝燭。）

安痕 看！

威爾溫 是，是寶貝這——這是偶然的。

安痕 (呻吟一下) 啊爹爹。

(再一片沉默，教堂裏的鐘的鏗鳴消歇。)

費蘭 (溫和地，用他的譏諷的語調) 彼は來了，麥歇！恭賀聖誕！Bon Noël！(新年大吉)

(一陣突然地鐘的鏗鳴。)

臺上漆黑，幕落。

第一幕

這是元旦的下午五點鐘的時候，美根夫人立在高高的平臺上，一身襪襖，跣足露踝，黑黑的髮，像吹散一般，雙唇張開，捧着一束散亂的堇花。威爾溫在畫架前，畫她的像。他後面，在碗櫃和通模特兒室的門之間的桌前，亨姆生正洗着畫刷，像人從事於消遣般的動作。沙塵瓦吱吱的在火爐邊的桌上叫着，茶具都排好着在。

*
*
*

威爾溫 張開你的嘴。

(美根夫人張開了嘴。)

安痕

(戴着帽，穿着斗篷，從屋裏進來)

爹爹！

(威爾溫走近她；美根夫人從拘束中舒放下來，回轉頭來望着)

亭姆生和他的扮鬼面。

威爾溫 噢，寶貝？

(他們低聲的談話)

安痕 (拿出一張條子) 這條子是從褒突萊牧師那裏來的，他在下午要帶她的丈夫到這裏來。

(她望着美根夫人。)

威爾溫 啊！(他也望着美根夫人。)

安痕 我今早在教堂裏遇見湯姆斯，霍克斯屯爵士，我和他談起亭姆生。

威爾溫 姆！

(他們望着亭姆生，於是安痕走回門去，威爾溫跟着她。)

安痕 (旋過身來) 我現在要去問問卡爾威教授，爹爹，關於我們怎麼對付那費蘭的事。

威爾溫 啊！一人一個！我恐怕他們不喜歡這樣。

安痕 他們須得忍受。

(她走進房子裏去。)

威爾溫 (同到畫架前) 你現在可以閉了嘴。

(美根夫人閉了嘴,但立刻張着嘴笑了。)

威爾溫 (故作旋轅) 呀!簡直是我所要你這樣的。(他起勁點着畫布,於是立後些,手又着頭髮,對着

天窗顯出畫家的神氣。) 嚇!光去了!你走吧!小姑娘——不要誘惑我!

(美根夫人下了平臺,正經過到樸特兒室的門,她立定了,偷偷地望着那張畫。)

亨姆生 呀!你許!

威爾溫 (旋轉來) 要看一看嗎?——跑來!

(他握住了她的臂,他們立在畫布的前面,呆呆地立了一會,她噙噙地笑了。)

威爾溫 啊!你看如何?

美根夫人 (她已失了魂) 這不像我在碼頭上的樣子的畫。

威爾溫 不——不會像的。

美根夫人 (羞怯地) 如果我有一頂帽子戴上,我的樣子或者要好些。

威爾溫 有羽毛的?

美根夫人 是的。

威爾溫 咳,你不能!我不喜歡帽子,而我也不喜歡羽毛。

(美根夫人羞怯地拉了拉他的袖子。亨姆生以為有畫像屏蔽着,從大的袋裏拖出一瓶酒來,正偷偷的浩飲。)

威爾溫 (對着美根夫人,祇做不看見) 我欠你多少?

美根夫人 (小小地喫驚) 今天的錢,你已付過我了——祇差一便士。

威爾溫 好這給你 (他給她一個角幣) 去穿上鞋!

美根夫人 你給我半個克朗了。

威爾溫 現在就去罷!

(美根夫人笑着角幣,走向模特兒室,她朝後望望威爾溫,想去勾引他的眼睛向她,但他正在注視着那幅)

畫像。觸着亭姆生的峻厲的目光，她對他扮鬼臉，踢起了足，一聲尖叫，但一待威爾溫聞聲回顧，她已安然從容地經過了門口。

亭姆生（可疑的清醒的語調）我已洗完你那些刷子，先生。這不是大人的工作。我剛才正在想，倘若你備有一匹馬，我能够給你做得滿意。

威爾溫 馬會給你滿意嗎？亭姆生。

亭姆生（對他上下地望着）我確然知道有一匹馬，那匹馬於你會合適的，真的好馬，你會喜歡牠。

威爾溫（搖搖頭）不要擔怕，亭姆生！可是實在抱歉，剛沒有旁的比這較好的事給你做。

亭姆生（頑唐地揮搖刷子）自然，倘若那不能辦到，我不強求你，——祇是我以為對不起

我自己。（自信地）祇有一樁事，先生；我不忍一個君子人被人欺騙。那個外國人——他不是應到這地方來的那種人。談話啊！但他永不能對他自己有什麼出息。他是個外國浪子。

威爾溫 可怕的不幸降到了一個人，亨姆生。

亨姆生 你不要信這種話，先生；這就是他的過失，我昨天對你年輕的小姐說過：安痕小

姐，你父親是個君子人（忽變爲低啞的懇切的聲調）你真是的——我不妨這樣說——

但我那時候說，他太隨隨便便了。

威爾溫 是這樣！

亨姆生 你說現在看那個女郎，（他搖搖頭）那從來不相信背後對人說壞話——我是個

英國人——但（低下聲音來）她是個壞種，先生。咳，祇要看她從那兒來的那條街好了。

威爾溫 啊！你知道那條街？

亨姆生 前三年，我自己住在那裏，你看這幾天的穀米喫得她變了樣了。她是那樣放刁，

連你摩摩她的頭都不能。

威爾溫 這有說的必要嗎，亨姆生？

亨姆生 還狡猾，我說她，滿是罪惡。她的男人在那裏？

威爾溫 (莊嚴地) 好了, 亨姆生! 你不願她去——

亨姆生 (神氣十足, 所以口袋裏的瓶清楚地顯露) 我是一個時常生來有觀察力的人。

威爾溫 (故意地一笑) 那我明白。

亨姆生 (沿瓶僵曲了身) 我不是胡說的人——但我能告訴一個君子人, 像我從來能吩咐一匹馬一樣的快速。

威爾溫 (喘氣) 我意想每個男人是君子人, 每個女人是太太, 那就安全了。省了無窮的自輕心。拿刷子給我吧。

亨姆生 (掙他刷子——一個長的反省的躊躇後) 你願意我留在這裏再為你洗刷子嗎? (帶着大大的堅決力) 我願意——我願意為你效勞——從不抱怨, 為一個君子人做事。

威爾溫 (帶着誠懇狀) 謝謝你, 亨姆生——我確知道你真好意, (他遞回刷子給他) 這個請助我一臂。(亨姆生幫着他, 他推後平盞) 讓我想想我欠你些什麼?

亨姆生 (不願意地) 是這樣的, 你預給了我今天的錢, 昨天。

威爾溫 那麼我想你要明天的錢吧？

亨姆生 咳，我不得不把牠用去，去找一個永久的職業。你一做了管馬的事情，你就不能忽略公衆，否則你不如死了的好。

威爾溫 正是這樣！

亨姆生 一年之中，錢可以慢慢的積起來。

威爾溫 那會的，（搜他一個角幣）這是爲了一個特別的緣故——亨姆生，曉得不是——

亨姆生 （搔他的頭）當然，先生，我十分明瞭我不是那種人，像我已對你說明的，一禮拜中

接辰光的天天來，有一件事，或者我應該警告你——我終有一天須棄掉這生意的。

（他用了小刷子稍稍示威，於是心不在焉的放到口袋裏去。）

威爾溫 （莊嚴地）我永不會阻礙你向上的路，亨姆生。順便說及，我的女兒今天和一個朋

友談起了你，我想或者有什麼結果出來。

亨姆生 啊啊！她談起那於我或者有些好處。（他向大門走去，但立定了。）那個外國人叫我

憤憤不平。這不像在他自己爲上帝所唾棄的國裏，沒有許多鴿子給他拔毛。〔騙錢〕

當真的喜鵲——那是我所提他的名字。我能告訴你些——

（他已開了門，忽然見費蘭自己站在那裏。突出下脣，亨姆生使牙林起了個轉動，躲到街上去了。因爲小小的顰算他的臉，彎起的眉頭清楚地從窗裏可以看得見，當他掩護那個瓶以抵禦風雪。費蘭，開了門，立着用大姆指向那景像當作指針。他現在儼然戴着一頂藝術家軟絨帽子，穿着一件過於短的單外套，束着一條亮而藍色的縫好了的白絲帶，下身是破了的灰色裤子，穿了洞的淺色靴，和一件黃褐色的背心。）

威爾溫 今天運氣怎樣？

費蘭 （發聲）重又踏遍了倫敦，麥歇——沒找到一個。（默察着自己）我想，或者對於中流社會的人，我的衣服上稍多了些顏色吧？

威爾溫 （默察着他）讓我想想看——我相信我在什麼地方有一頂舊的尖頂帽。

費蘭 呀！先生，謝你，但那我不能戴的這在我秉性上是不相合的。

威爾溫 真的！

費爾 我會到酒商那裏，煙商那裏，旅館那裏，利賽斯脫 (Leicester) 市場那裏，我會到一

所——耶教佈道會——我想在那裏我終或會有機運當一個傳話的人，Joujourns

même chose (老是同樣的情形) 我們很抱歉我們沒有位置給你——到處同樣的情

形。好如在這城裏頭沒有什麼事可做。

威爾溫 我注意得，永沒有的。

費爾 我剛才正在想，麥歇，航空一門或有我一些事業在着——但似乎一個人須得熟

練才好。

威爾溫 恐怕是這樣，費爾。

費爾 (行近畫像) 呀！你常常從事於這個，你在畫裏面會有極好的表現，你希望固定粗野

的蠻性底模樣教永留在我們高貴的文化之中。C'est très Chic, Ça (這很美妙，這

裏) (威爾溫表示一個英國的藝術家真實地被人賞識的靜默的歡悅) 在那些她獻花給他們的好

百姓的人物裏面，你會與人一種觀念；所有的籠子的門都開了，去捕捉野的鳥兒，去

馴化野的鳥兒，野的鳥兒必定會死在裏面。Tres Gentil [十分可愛] 信我，麥歇，那幅畫裏你有着人生的最大的喜劇在，馴的鳥兒們是怎樣急切地求裨益於野的鳥兒們。(發調變了)對於野的鳥兒們，這不是開玩笑的，在有些人的靈魂裏，麥歇，有那不能馴服的。

威爾溫 我信你，費蘭。

(二個年輕人的面影在窗外出現，人沒看見他，忽然安痕開了通屋裏的門。)

安痕 爹爹——我要見你。

威爾溫 (對費蘭) 請等我一分鐘。

(他走到女兒那裏去，他們一齊出去。費蘭留着看那幅畫，美根夫人穿着安痕的舊衣服已從樓特兒室中出來。她輕輕地走到費蘭的背後像隻貓樣，舉起一隻臂來，掩住了他的嘴唇。他回轉身來，要想捉住她，她伶俐地溜去，他追上，繞着桌子追逐。他捉住她，舉了起來，和她團團轉，所以她的二足飛蕩開去，吻了吻她的仰後的臉，然後放她下地，她立在那裏微笑，窗前的面影暗下去。)

費蘭 La Valse (雙人跳舞)

(他兩隻手抱住她的腰身，她用她的手對肩頭推開他——於是忽然他們旋轉着。旋轉中，他們一次或二次的相互搖擺，接吻。於是向着門警戒的移動一下，她扭開自己，立在畫像前，拚命裝出安然從容的樣子。威爾溫和安痕進來。面影消失了。)

費蘭 (指着畫像) 麥歇，一個人如果沒有好好地修養，不會了解這些的。我是訓練了來爲

小姐解釋畫景的陰陽配合。

威爾溫 (奇異的看了一眼) 不要過於看重了牠，費蘭。

費蘭 這是傑作。

威爾溫 我女兒剛才和一位朋友，卡爾威教授，談起，他願意見你，你等一下能回來嗎？

費蘭 當然，小姐，我信任，那將是我的一線光明。

(他向街門走去。)

安痕 (不注意他) 美根夫人，半點鐘之內，你也回來嗎？

費爾 Tres bien (很好) 小姐，我猜得她會回來的。我們將一同去散一回步。那於我們有益。

(他向門移動；美根夫人全付精神，跟他出去。)

安痕 啊！爹爹，他們「都是」廢物。你不能「看出」他們正無忌地調笑着嗎？

威爾溫 (向着費) 我好像有些察覺。

安痕 (預備恭) 他們在接吻呢。

威爾溫 嚶！嚶！

安痕 他們是沒救的了——一起三個——尤其是她。現在倒希望不會把我的衣服給了她呢。

威爾溫 (專心一意) 有些粗野的蠻性。

安痕 謝謝上帝，這是牧師的職務，去留意他教區之下的結婚的人住在一起。

威爾溫 啊！(狐疑地) 美根家都是天主教的無神論者，安痕。

安痕 (激烈) 那末，他們愈應結合在一起。

(威爾溫發出一聲突兀而驚恐的銳聲。)

安痕 什麼事？

威爾溫 你說你也對湯姆斯爵士談過了嗎？若是他在，教授在此的時候來了，他們是貓和狗一股。

安痕 (心亂地) 啊！(威爾溫在對一根火柴) 沙摩瓦「是」點起來了，(拿起盛酒不多的酒瓶，到碗櫃

邊) 不要緊，他不見得。

威爾溫 我們希望他不。(他轉過去看他的畫)

安痕 (在碗櫃邊) 爹爹！

威爾溫 咳！

安痕 原有「三瓶酒」的呀。

威爾溫 啊！

安痕 那麼！此刻沒有一瓶了。

威爾溫 （無心地）那會是亨姆生。

安痕 （帶着真實的恐怖）糟了！

威爾溫 確是，寶貝。

安痕 在七天裏，不要談起偷竊罷。

威爾溫 （煩惱着）怪我自己——十分應當將這個鎖了起來的。

安痕 你應當將「他」鎖起來纔是。

（聽到一種平和而沈著的敲門聲。）

威爾溫 這是牧師來了！

安痕 關於甜酒，你想怎樣辦法呢？

威爾溫 （爲賽突萊牧師開門）請進來，牧師，恭賀新禧！

賽突萊 彼此一樣呀！安痕！我碰到了她的年青的丈夫——他快來了。

安痕 (仍有點錯亂) 謝謝上——摩西!

褒突萊 (微微地喫驚) 據我所知，他不是一個十分壞的少年，怕他是賭馬票。最大的事，威

爾溫，對付那些窮人，是在弱點上着手。

安痕 (自語——憂鬱地) 「那」不為難。褒突萊牧師，對付一個喫了爸爸的甜酒的人，你以

為要怎樣辦?

褒突萊 移開了引誘的東西好了。

威爾溫 他已經做了那件事。

褒突萊 呀! 那麼—— (威爾溫與安痕被他的言語感動) 那麼我要——嚶——

安痕 (猝然地) 移開「他」。

褒突萊 在我要這樣說之先，安痕，我要見一見他本人。

威爾溫 (指指窗子) 他就在那裏。

(在漸沉的天光下可以看得見辜姆生的面孔正壓在窗格上。)

安痕 我願你早安上一塊厚玻璃。真討厭，被人家偷看着。
(威爾溫很快地走到門口，開了門)

你要什麼？

(亨姆生神氣十足地近來，他是酒醉了。)

亨姆生 (慢慢地) 我來請你原諒——我想我理應回來——我發現這個，你的小刷子在
我身上。

(他遞上小畫筆刷。)

安痕 (幽聲) 沒有別的了嗎？

(亨姆生向她黯淡的凝視。)

威爾溫 (匆遽地收起刷子) 那好，亨姆生，多謝！

亨姆生 當我在此的時候，可以替你做一點事嗎？

安痕 可以，你可把那間小房間掃一掃。(她指指樓特兒室) 那裏有把掃帚。

亨姆生 (不樂意地嘆聲) 當然，從不為一點外加的事留難——我一生從不那樣，我要做

當場就做。(他穿走到樓特兒室去，用特大的步子，完全合他的衣服) 你全然懂得我——忍受

不得拿不是我做的事體給我做的。(他走出去)

安痕 老騙子!

威爾溫 留心我的話，不久他會歸還——酒瓶。

褒突萊 可是，好威爾溫，那「就是」偷呀!

威爾溫 我們總各有自己的異點。

安痕 爹爹! 異點!

威爾溫 咳，安痕，我的理論是說講到固體，亨姆生是個個人主義者——講到流質他就
是個社會主義者了……或者反轉來照嗜好上講。

褒突萊 不要，不要，我們不要這樣說笑話。(莊嚴地) 我想他應被盤問。

威爾溫 是，可是我不去問。

褒突萊 自然一定要你才是去問他的人。

威爾溫 (搖搖頭) 牧師，這是我的酒，太難爲情。

(接連輕輕的縫縫敲門聲。)

威爾溫 這不是教授的敲門聲嗎？

(安痕坐下去弄茶，他走到門口去開門。那裏站着一位穿着大衣，瘦削，面孔新刮的人，兩頰有小窩內陷，在他脫去灰色的軟帽後，露出個莊嚴的禿頂，這完全高高凸出下面的一切。)

威爾溫 進來，教授！你真好意呀！你認識褒突萊牧師吧。我想？

卡爾威 呀！你好？

威爾溫 教授，你的意見將會有極高的價值。

安痕 卡爾威教授，要茶嗎？

(他們已圍茶桌坐下。)

卡爾威 謝你，不要茶；牛奶吧。

威爾溫 甜酒要嗎？(他倒酒在教授的牛奶中)

卡爾威 一點點——謝謝！（轉向安痕）我想你要把你想救助的人或事件給我看。

安痕 啊。他一刻兒就會到這裏——純粹一個廢物。

卡爾威 （微笑）真的呀！我想你會說他是個天生的。

威爾溫 （帶有趣味）什麼！

安痕 （低聲）爹爹！（對卡爾威）是我——我想那是你這樣叫他的。

卡爾威 不老嗎？

安痕 不也很健全的——一個流氓。

卡爾威 （少飲）我懂了是的，你是否他說是失業者帶着流氓的傾向，是嗎？或者話可以

說得近鴿一點，浪蕩——

威爾溫 真正啊！真正教授，純然人情哪！

卡爾威 （含深意的微笑）全然而且——啾——

安痕 （插入）在他沒來之前，另外有一個在這裏。

裘突萊（柔和地）是的，在你剛進來的時候，我們正討論對一個喫甜酒的人怎樣辦——

（卡爾威停止喝茶）那酒不是他的。

卡爾威 實在的，一個嗜酒的人嗎？

裘突萊 好——或者你能告訴我們——飲酒當真令你的變成我的。威爾溫，教授可以看看他嗎？

安痕（立起）好，來，望望他，卡爾威教授，他在那裏面。（她指着那模特兒室。）

（卡爾威不大贊成地微笑。）

安痕 不，「真的」我們不用開那門，你可以從窗子裏看到他。他是多半——

卡爾威 噢，我不大——

安痕 啊！這樣吧！卡爾威教授，來我們一定要曉得怎樣對付他。（卡爾威立起）你可以立在一張椅子上。這全是科學的。

（她拖了卡爾威到模特兒室前，這房在高門上面。用玻璃的鑲板以透光，裘突萊牧師也立了起來觀察。威爾

溫徘徊着，分裂於敬愛科學，不喜歡偵察中間。

安痕（拖出一張椅子）來！

卡爾威 你硬要我看嗎？

安痕 有點這不妨的，他不能看見你。

卡爾威 可是他或者會出來的。

（安痕用背抵住了門。卡爾威躊躇地跨上了椅子，小心地擡起他的頭，逐漸，逐漸的向下俯視。）

安痕 吓！

卡爾威 他好像是——坐在地板上。

威爾溫 是，那好了！

（竊笑，掩起他的嘴唇。）

卡爾威（對着安痕——下來）最明顯的，從他面孔看來，我要說有一點發狂的傾向。我懂

得治法。

(三聲高的敲門聲。威爾溫與安痕互相驚慌的一瞥。)

安痕
是誰？

威爾溫
那敲聲好像是湯姆斯爵士。

卡爾威
湯姆斯，霍克斯屯爵士？

威爾溫
(點點頭) 無限抱歉，教授，你懂，我們——

卡爾威
沒有什麼，不過，我定避免同他糾纏在爭辯裏面，對不起。

褒突萊
他有經驗，我們可以徵求他的意見，你想是不是？

卡爾威
關於改良一點？一個判事！

褒突萊
(不願意地) 好先生——我們無須採用牠。

(三聲敲門聲非常忿怒的重響着。)

安痕
爹爹，你還是開了門好吧。

(威爾溫開了門。湯姆斯，霍克斯屯爵士穿着皮大衣，戴着高帽子。他的方滿，色澤的面容，以豐厚的下頰顯著，

高凸出上面的一切。他的語聲是堅決的。

霍克斯屯 我恐怕不會使你們聽得。

威爾溫 你真好意，到這裏來，湯姆斯爵士。這位是褒突萊牧師。（他們互打招呼）這位卡爾

威教授，我想你是認識的。

霍克斯屯 （預兆地）我認識（他們差不多互相招呼。沉滯的停頓）

安痕 （輕率的駭出）我告訴你的那個老馬夫喫了我爸爸的甜酒。

褒突萊 我們正在討論怎樣的對付他，湯姆斯爵士。自然一個人總想找最好的做，威化

問題常須鄭重將事。

卡爾威 請原諒，這可並沒「有」問題。

霍克斯屯 （猝然）啊！他在這所屋子裏嗎？

安痕 是的。

霍克斯屯 替你們做事？

威爾溫 噢——是的。

霍克斯屯 讓我們看一看他的樣子！（窘迫的停頓）

夜突萊 噢——湯姆斯爵士，事情是這樣的——

卡爾威 方在觀察的時候——

安痕 他正坐在地板上。

威爾溫 我不願意那老頭子覺得是人當他把戲看。討厭的被人偷看着，安痕。

安痕 你不能說，爹爹！他喝醉了酒。

霍克斯屯 不要緊，威爾溫小姐，當我的時代這樣的人成千成百的經過我的手呢。（對）

（對卡爾威） 唯一的辦法就是嚴厲的教訓。

卡爾威 我不同意。我看見過這個人，他所需要的是穩定的管束法和驚馬的處置。

（威爾溫帶着恐懼的趣味走近來）

霍克斯屯 一點都不對，他要一個人當他的把手。教他們奮拔起來。這是唯一的辦法。

褒突萊 個人地講，我想，假使對他嚴重的盤問——

卡爾威 我不能同一隻蟹携手同行！

霍克斯屯 (走近卡爾威) 我求你原諒？

卡爾威 (略移後一點) 你朝後走了，湯姆斯爵士。我以前告訴過你了，目下說服了的反動

主義——

(街門上一下敲擊)

褒突萊 (看他的錶) 你明白，我看，來的怕是我們的年青的丈夫，威爾溫。我約他四點半來。

威爾溫 啊！呀是。(到兩個改良家面前) 要不要我們到裏面去，教授，靜靜地解決那問題，當牧

師會那少年的時候？

卡爾威 (因不完全的辭說而面色灰白，不覺挨向指着的地方去) 為繼續底渾然的意識——為

秩序底原始的本能——

霍克斯屯 (接上) 完成秩序的唯一方法，就是將破壞秩序的用收拾的法子教養好了。

(卡爾威從門口轉向他) 你們這種人沒有經驗——

卡爾威 假使你靜聽我一分鐘。

霍克斯屯 我就可以指給你看立刻——

(他們出門不見了。)

威爾溫 我早就擔心這層。

褒突萊 兩種不同的見地。看到這樣的機鋒也有趣的。威爾溫，我或要你在這裏，安痕却是不在這裏的好。

威爾溫 (寬心了) 全然是這樣好朋友！

(安痕勉強地走出。威爾溫開了街門。外面燈光剛亮起，從這光下，看出羅萊美根的姿態，瘦弱，青白，和年青安痕在通屋的門口轉過身向他久久的搜探的一看，然後走進去。)

威爾溫 可是美根？

美根 是的。

威爾溫 請進來。

(美根進來，接着一片沉靜的寂靜，這中間威爾溫扭開電燈，然後走到茶桌上傾出一杯茶和酒。)

褒突萊 (和愛地) 噢，小孩子，爲什麼你和你的妻子這樣的分居着？

美根 我不懂。

褒突萊 噢，你若是不明白，我們中間更沒有一個人能夠明白了，是嗎？

美根 我也那麼想，在我向你家走來的時候。

威爾溫 (眨眼) 喝茶麼，美根？(遞杯子給他) 你看她的畫像怎樣，這還沒有十分完工。

美根 (細察之後) 我曾經有一次看見過她是像這樣的。

威爾溫 好！那是甚麼時候？

美根 (無情地) 她害疹熱症的時候。

(他喝茶。)

威爾溫 (沉思) 我明白了——是，我十分明白——熱病的！

褒突萊 好威爾溫，讓我——（對美根）現在我希望你們重相聚首，并且你供養她。

美根 倘若她供養我時。

褒突萊 啊！可是——我懂了，你的意思是說你和她做同行的生意嗎？

美根 是的。

褒突萊 互相依賴着，全然是這樣！

美根 我多半是依賴着她——靠她的臉兒。

褒突萊 真的很有趣——那樣！

美根 是的。有時候她會賣一索（J.P.）花賣到半個克朗。（他看了看威爾溫。）

威爾溫 （眨眼）我向你道歉，美根。

美根 （露弱的微笑）比那多一點我可就有用處了。

褒突萊 （疑惑地）是嗎，小孩子，我聽說你賭馬票。

美根 不，我不賭。

褒突萊 那麼，看牌？不用怕，承認了罷。

美根 在我窘逼的時候——是看的。

褒突萊 可是你不知道那就是敗家。

美根 不定。有時我多少贏一點。

褒突萊 你知道這全不是我的意思。好吧，答應我將這個惡習慣去掉。

美根 我不很知道那層。

褒突萊 噢！做一個有志氣的人。發一個奮，除去這個惡習。

美根 制服我——和可以制服你一樣。

褒突萊 制服我！你是什麼意思。孩子？

美根 (向上看看) 講話。

(威爾溫轉向褒，作一種有趣的小聲)

褒突萊 (維持他的溫和) 也對。可是你沒有想你曉得談話是我的正事。這不像你賭錢那

樣。

美根 你試賣賣花看。倘然不是賭錢。

裘突萊 我怕我們有點離開題面了。丈夫同妻子理應住在一起。你從小就教養成那樣

的——你的父親和母親——

美根 從不是這樣。

威爾溫 (從畫上轉回來) 問題是如此，美根，你要不要帶你妻子回去？她是一個善良的小

靈魂。

美根 她不會教我領會她是這樣。

(門上有低微的敲聲)

威爾溫 噢，來了，這是她。

(他指指門，站着。用友誼的微笑注視着美根)

美根 (帶着應對的閃光) 大概我可以順從你先生。

褒突萊 (作攙歸自己的手勢) 最好,我們應即時要進行。

美根 是的。

(威爾遜開了門。美根夫人和褒突萊現身。他們正預備進來,但看見了美根。躊躇了。)

褒突萊 進來進來!

(美根夫人呆呆地進來。褒突萊跟着,帶着一種絕對隔絕的態度遠站着。美根,快快的向他們兩個一瞥後,仍在

原處不動,沒有人注意到那模特兒室的門已開了,老亨姆生的搖動的姿態正站在那邊。)

褒突萊 (在褒突萊面前,略現局促,——對美根夫婦) 開始新的一節了。我們不要因勢開導了,無

須。

(美根,轉向他的妻子,做一個姿勢好像是說:「這裏,讓我從這裏走罷」)

褒突萊 是呀,是呀,你們要歡喜,隨即到了家中——我曉得。

(他機械地舉起他的手。)

亨姆生 我不許,這段婚姻。

褒突萊 (驚跳) 啊唷!

亭姆生 (極端他不穩) 就是動機和防礙, 現在他立着。 (他指我) 這個紫色的外國人這

個學舌的喜鵲。

威爾溫 亭姆生!

亭姆生 你是一個君子人——我明白這個——可是我一定要說實話, (他搖他的手) 羞

呀!

褒突萊 這可就是那酒——?

亭姆生 (我語打動) 我是一個全然戒酒的。

威爾溫 亭姆生, 亭姆生!

亭姆生 見得有太太們在這裏, 我不想明白的說了, (走開, 向門前進, 他碰觸在平臺上, 於是跨上

去) 可是我要說的是: 他是不見得比她好, 而她更壞。

褒突萊 這真窘。

費蘭（鎮靜地）把我的名譽作賭罷，麥歇！

（亭姆生咆哮）

威爾溫 嗷，亭姆生！

亭姆生 那不錯，你是個君子人，我也是個君子人，可是他不是，她也不是。

威爾溫 我們不見得相信你。

褒突萊 不，不，我們不見得相信你。

亭姆生（嚴重地）很好，你們疑惑我的話，這於我有甚麼關係，長官，倘若我說實話？

褒突萊 不，當然不——那是——自然，那會。

亭姆生 噢，那麼，我看他們兩個比我看（指着褒突萊）你們兩個還分明。

威爾溫 放靜些，亭姆生！

褒突萊 就是她的丈夫也不相信你。

美根（突然）我不相信！

威爾溫 好吧，美根，你可以看見那老傢伙是在天堂裏了。

褒突萊 你信用這樣——這樣的一個東西的嗎？

(他指着亨姆生，他正僵入睡。)

美根 現在嗎？(一個都沒看見，安痕進來了。)

褒突萊 噢，那麼，孩子？

美根 我親眼看見他們。

褒突萊 啊！可是你剛才願意的。

美根 (譏諷他) 這可不是於我場面無關係的。現在你們之間剝奪了船，又像這樣的轉着

圈子我不再要他，我會向他多多領教，他就會清白。

(他向毀廟瞭一瞭嘴，腳跟慢慢地旋轉，走出到街上去。接着一片深沉的沉默。)

安痕 我講的怎麼樣，爹爹？全然的三人一起。

他們突然感得安痕到場。

亨姆生

(醒轉來，四面望望) 噢，大概我還是走了好吧。

(由威爾溫扶他由平臺上當心地斜走下來，向門邊去，那門是威爾溫替他開了的。)

亨姆生

(機械地) 到那裏去，先生？

(未見回答，他走出，揸着帽子，門就關上。)

威爾溫

安痕！(安痕走向到所從來的地方。)

(褒突萊悄悄地注視着美根夫人，她將手臂高伸在面前，他招呼費蘭，這青年遂莊重地走上來。)

褒突萊

青年人，這狠可怕。(美根夫人將手臂低落一點，從這上面望他。) 狠愁人！

美根夫人

(垂下她的手臂) 美根是沒比我好。

褒突萊

好吧，好吧！你們的家庭是這樣拆散了，(美根夫人微笑，嚴肅地搖搖頭。)

定——你一定不要笑。(美根夫人變成凄慘的) 那樣好些。現在怎樣辦呢？

費蘭

信任我，麥歌，我萬分抱歉。

褒突萊

我喜歡聽你這樣說。

費蘭 我如果預料到有這樣的不幸事情。

褒突萊 這就是你抱歉的唯一的理由嗎？

費蘭 (微微躬身) 麥歇，無論你願意那種理由，我願盡我所能的做去。

美根夫人 我可以找一間未曾裝修過的房間，假使 (她溜眼到威爾遜) 我有錢去裝修牠。

褒突萊 可是假使我勸導你的丈夫寬恕你，帶你回去怎樣呢？

美根夫人 (搖搖頭) 他會打我。

褒突萊 我說寬恕你。

美根夫人 這沒有什麼關係。(向褒突萊一閃眼) 我可不能寬恕他！

褒突萊 那是罪過的。

美根夫人 我是個天主教徒。

褒突萊 好孩子，又有什麼分別呢？

費蘭 麥歇，如果我可以替她解釋？

(褒突萊用手勢令他住口)

美根夫人 (她溜眼到威爾溫) 假使我有點錢去買些新鮮貨色。

褒突萊 是；是；不要惦念着錢。我所要供給你們二個的，是悔過。

美根夫人 (朝他一閃眼) 我不能從悔過得到我的生活。

褒突萊 呸！永遠不要說那你知道錯了的話。

費蘭 她的心靈是狠簡單的。

褒突萊 (風色地) 先生我不知道從你的見解上，我們可能得到大的幫助。實在呢，一件事

我却很清楚，她和你的交誼，一定立刻要斷絕。

費蘭 確然，麥歇。我們沒有深密的交誼。

褒突萊 那你更應愧死呀！

費蘭 麥歇，我完全看出你的立論點來了，這是十分自然的。(他轉身不響了。)

美根夫人 我不願因為我的緣故，使他傷惱，美根將教他的同伙包圍住他——像他那

樣一個外國人。

褒突萊 是，不用管牠。這是你呀，我正想着。

美根夫人 我寧願他先來打我。

威爾溫 (突然)說得好，小姑娘。

美根夫人 這不是他的過失。

費蘭 (無禮的——對着威爾溫) 麥歇，我不能接受那說法，這過錯全是我的。

安痕 (突然從屋裏進來) 爹爹，他們正有一場狠——！

(卡爾威教授和湯姆斯爵士的聲音可以清晰的聽到)

卡爾威 這問題是範圍更廣的問題，湯姆斯爵士。

霍克斯屯 隨你多廣，你永不會——

(威爾溫推安痕進去，隨後關上門。仍可以低聽到那聲音在門聲論。)

褒突萊 讓我們到那裏面去一會，威爾溫我一定要對她說完了。(他指示美根夫人向樓特

（兒室走）我們不能讓事情這樣懸留着。

費蘭（優雅地）你願不願我作伴，麥歇？

（突然，做着阻止的手勢。費蘭不願意的美根夫人到樓特兒室去。）

威爾溫（憂傷地）費蘭，你不應那樣做那不是端正的事。

費蘭（神氣十足）麥歇，我覺得我是錯了，可是我不由自主了。

（在他們說話時，湯姆斯、霍克斯屯爵士和卡爾威脫從屋內進來。在黯淡的光下，爭論的大聲中，他倆沒注意到大邊的人。湯姆斯、霍克斯屯，直對街門而去。）

霍克斯屯 不對，先生，倘若國家有時照了你的見解去改良，這可正好遭了劫。

卡爾威 我好像先前聽得說過了，湯姆斯爵士，讓我立刻說你那紊亂的磚的馬路制度

霍克斯屯 先生，虛有的景象，總比你那老祖母式的方法好點。那個老傢伙該受的是一個

個激動，照你帶着社會主義的懦夫的色彩說法，那你對個人就忽視了。

卡爾威 (迅速地) 先生，照你說的最後的人必定受害的說法，你就簡直從沒看見過她。

(湯姆·霍克斯屯投還一個嫌疑的姿勢，走向夜色裏去。於是狼重的跌下去，卡爾威教授趕緊去救，反跌的更重一些。亭姆生立刻在門階上從昏睡中驚醒，坐起。)

霍克斯屯 (用力想爬起) 永落地獄的

卡爾威 (坐起) 多巧呵。

(威爾溫同費爾慌忙跑近。)

費爾 (指着亭姆生) 麥歇，那似乎是真的，他們忽視了個人了。

(在街燈光下出現了一個巡警。他檢起霍克斯屯的帽子。)

巡警 出了什麼事故了，先生？

霍克斯屯 (能夠站起來了) 事故？[?]巡警，爲什麼你讓東西這樣躺在街上？[?]威爾溫，看這裏！

(他們統打暈亭姆生。)

威爾溫 這就是那老傢伙，你們剛才正討論着他的感化的。

霍克斯屯 他怎麼到了這裏？

巡警 醉了，先生。（查實亨姆生是在街上）好運氣，剛離房子不遠。來，老頭兒。

亨姆生（拱了站起——昏迷地）一定，并不，撓一撓我。

（他們離開門口，霍克斯屯和卡威爾重行進屋，走向火邊。）

安痕（從屋裏出來）出了什麼事？

卡爾威 我們可耍刷一刷嗎？

霍克斯屯（有氣地）讓牠乾吧！

（他步到火邊，就站在對面，卡爾威教授跟着站在他後一點，安痕回來，刷教授的靴子。）

威爾溫（從門口轉來，他在那裏目送離開去的亨姆生）可憐的老亨姆生！

費蘭（輕柔地）定是個哲學家，麥歇！他們只要將他關禁幾時。

（從樓特兒室內，美根夫人走出，突突、萊、牧師督促着。）

褒突萊 讓我想想看，你的教名是——？

美根夫人 吉乃未。

褒突萊 啊！呀！帶吉——帶我們的小朋友到書房裏去一刻；我要教她做點事。我們將把她變成一個新女人。

安痕 （突刷子給褒突萊、牧師，轉向美根夫人）來罷！

（她領路到屋裏，美根夫人呆呆地跟着。）

褒突萊 （刷卡爾威的背）你跌了嗎？

卡爾威 是。

褒突萊 啊呀！怎麼的？

霍克斯屯 那個老東西喫醉了睡在門階上。希望他們給他一劑爽辣的醒酒藥。這些流氓！

（他四周的望，他的怒目恰巧遇着褒突萊。）

費蘭 (目視着霍克斯屯——輕柔地) 麥歇，我覺得這是我走我的路的時候了。

威爾溫 (摸出一個沙威琴) 拿這個吧，那麼！

費蘭 (不受錢)，麥歇，我的秉性是不濫受恩惠的。

麥突萊 我們一定不要絕望於人。

霍克斯屯 那個說起絕望照我說的那樣治他，你看好了。

卡爾威 國家的利益——

霍克斯屯 先生，每個公民的利益——

麥突萊 算了，都有一點，都有一點！

(他們再從事他們的爭執。)

費蘭 你現在解脫了我們三個，麥歇，我却離開你以代——這些先生們 (他指指) A 3

Tevoir (再會) 麥歇 (移向火邊) 新年大吉！

(他悄悄溜出，轉回靜看那三位改良家。現在他們都刷好了，互相抓搔背上，認真的際着。)

(當他走近他們時，他們一致說着。)

霍克斯屯 我的理論——

卡爾威 我的理論——

褒突萊 我的理論——

(他們喫驚地停止。威爾溫做出一種不安的姿勢，在他們再更加一致的說時。)

霍克斯屯 我的——

卡爾威 我的——

褒突萊 我的——

(他們在更大的喫驚中停止了。)

臺上漆黑，幕落。

第三幕

這是四月初一這天——一個清朗明媚的春晝，驟雨過後。威爾溫的美術室的街門大開着，門外的街上，風吹旋着草屑和紙袋。從門裏可以看見硬頭傢具的運貨車的大的一端，遮布放下着。向着這車，三個運夫，穿着汗衫袖和護胸物，正搬運着美術室裏的東西。吱吱叫着的沙塵瓦，茶壺，糖，差不多將罄的甜酒壺都放在矮而圓的桌上，在搬得空空的室裏。威爾溫穿着外衣，戴着帽，正蹲坐着，在熊熊火前的小凳子上，眼緊望着火，吸着手製的烟捲。他有一種倒楣的神氣。運夫們經過他背後，抱着半身像和其他的古董美術物件。

*

*

*

運夫頭兒

(停下，期待的神情站立着)

我們差不多搬空這塊所在了，先生。再要我們拿那

——水罐嗎？（他指沙摩瓦）

威爾溫 呀！（不在意地摸他的袋子，找錢）謝謝，謝謝，很費事的，我怕是。

運夫 （收了錢——噢一點驚而非常的喜歡）先生，謝謝你。我真要說，很對不住你。我們再回來

拿這個。（他用腳將平蓋很命一推）我估量到，這不是一個呆的。大概你容許我們把這東

西留在這裏一會兒。（他指茶具等）

威爾溫 呀！可以。

（運夫們走出去，馬起腳的聲音，運貨車的大的一端不見了。溫爾威坐在凳子上，吸着煙，擁火沉思。閉着的門口被一人影遮暗了。褒突萊牧師立在那裏）

褒突萊 威爾溫（威爾溫轉過身自立起來）好久沒見了。不料你却搬家了，那很驚人。

威爾溫 是哪，安痕見這裏太顯露了。那所在飛拉脫街高屋裏——我們就要搬到那裏去。七層樓。

褒突萊 升降機？（威爾溫搖搖頭）

褒突萊 啊呀！沒有升降機嗎？風景美麗，一定無疑的。（威爾溫點點頭）那我們不能多見你了。

威爾溫 安痕也是這樣想。牧師，那個我在聖誕節所作着畫的小賣花女現在怎樣了？你們帶了去做些什麼事。

褒突萊 不是我們一切實地講！我們的好幾個好朋友，繁雜的事！

威爾溫 啊！

褒突萊 是的。她使那脚夫受了罰了。

威爾溫 是嗎！
是嗎！
是嗎！
是嗎！

褒突萊 絕望。我同卡爾威商量，他勸我試放到一個所裏去。我安安全全地送了她進去

——一所出色的地方；可是，你知道，三星期前她脫走出來了。從此以後——我聽說——（他舉起他的手）沒救了，我怕——全然的！

威爾溫 我想起來好像我昨晚看見她。我以為，你不能告訴我她的住址呢？

衰突萊（搖搖頭）那丈夫也全出乎我所曉得的了。你記得他賭馬票。我有時不得不相信這些窮人中有些人簡直沒辦法，只有祈禱他們去死。

（安痕從屋內進來。她的髮在一頂編網的帽子下面垂下來。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羊毛披絲緊身，和一條寬鬆的絲圍巾。）

衰突萊 呀安痕我正在和你父親說及那可憐的小美根夫人。

安痕 她死了嗎？

衰突萊 我想更要壞點。順便說說——她的同伴怎樣了？

安痕 從那時以後我沒見過他。（她探求地望着威爾溫）至少——你曾見過的吧——爹

爹？

威爾溫（昇傷憐）沒，寶貝；我沒有。

衰突萊 再有——喝了甜酒的那位老傢伙呢？

安痕 他開了十四天。那已是第五次了。

褒突萊 啊呀！

安痕 出來以後，他比以前喝得更醉了。確乎是卡爾威教授輸了一記，是不是？

褒突萊 我記得。他和湯姆斯爵士會好意地注意過這老傢伙。

安痕 是的。他們跌在他身上。教授把他送到所裏去。

褒突萊 真的！

安痕 他在那所裏些時却完全不喝一些酒。

威爾溫 寶貝，他們只准他喝牛奶。

安痕 咳，無論怎樣，他感化了。

威爾溫 是——是的！

安痕 (驚駭地) 爹爹！你已會看見過他了！

威爾溫 (帶着威嚴) 寶貝，我沒有。

安痕 你爲何知道的呢，那麼？

威爾溫 昨天在河堤上遇見湯姆斯爵士；他轉告我說是老亨姆生又被押起來了，因為他坐在一個釀酒者的貨車前面。

安痕 爲什麼？

威爾溫 咳，你懂，在他從你們叫什麼名字的那些地方出來以後，他喝了一禮拜的酒，這樣子剩得他的精神消喪了。

褒突萊 你以爲他是仔細思量着的坐下去，有什麼用意的嗎？

威爾溫 聽說他是倦厭於人生了，但是他們不相信他。

安痕 確乎是湯姆斯爵士輸了一記了。我猜他曾告訴教授他說什麼？

威爾溫 噢，教授說（向褒突萊迅速的一瞥）他覺得對這些窮鬼沒有辦法，除了下殺牲房去。

褒突萊（驚動地）他真這樣說嗎？（他還沒見威爾溫的一瞥）

威爾溫 並且湯姆斯爵士同意了。歷史的遭際。並且你，牧師——哼！（褒突萊退縮）

安痕 (自語) 噢,沒有的呀。

褒突麥 但是無疑的,這傢伙自有他有用的所在,假使有人能着手量用牠。(預備走) 那

麼,你們住定了時,通知我們一聲。什麼地方? (威爾溫取出一張卡片拿給他) 呀!是再會,安

痕,再會,威爾溫。(風吹他的帽子沿街滾落) 好大的風! (他走出,追上去。)

安痕 (她斜眼看卡片) 爹爹,你告訴了那別的二個我們要搬到什麼地方去嗎?

威爾溫 那別的二個,寶貝?

安痕 教授和湯姆斯爵士。

威爾溫 噢,安痕,自然我——

安痕 (帶着憤惡跳上平臺) 啊糟! 一方面我却正想法教你離開所有這些氣味兒。我倒不怕

牧師知道,因為他有柔弱的心腸——(她又跳下來。)

威爾溫 (自語) 七層樓!我覺得有些什麼。

安痕 (預備走) 現在我要去了。但是你一定要留在此地等運貨車回來。也不要忘記在第

一次裝了貨後給他們酒錢。

威爾溫 啊！是，是。（不舒壓）他們看來是一班好人，這些人。

安痕 （盤問他）你曾經做了些什麼？

威爾溫 沒有什麼，寶貝，真的——

安痕 什麼？

威爾溫 我似乎想到我或已給了他們兩次的錢了。

安痕 （冷淡地）爹爹，雖然今天是四月一日也不一定自己要個獸子！這是末次了罷，你

從來所做的這些可笑的事情。（威爾溫斜視着她）我預備來看你用錢用在你自己的身上。你不用那樣子看我！我存了這樣的意思去看你的，一待我把你弄開這裏，和一切——這些——

威爾溫 不要重覆地說吧，安痕！

安痕 （給他一突然的擁抱——然後走向門口，——帶着得勝的樣子）行爲，不是空話，爹爹！

（她出走，風捉住她的領帶，從她的髮髻，青春的頰下吹出。威爾溫回到火邊，立着沉思，并凝視到他的已熄的香煙。）

威爾溫（自語）壞運氣——不堪沒有方法沒有理論！

（在開着的門口出現寶蘭和美根夫人。他們立着，沒給人看見，對他望着。寶蘭穿得比聖誕前夜那夜格外的破爛了，他的下領和兩頰滿裹在帶紅色的黃金的鬚髮裏。美根夫人的衣服不怎樣現得悽苦，但臉色蒼白，眼有異圈。他們低聲談話。她溜向門口的陰影裏。威爾溫聞聲轉顧，出乎驚訝地緊望寶蘭。）

費蘭（走前來）好幸得見你——（他環視室裏）你搬家嗎？

威爾溫（點點頭——途擡住了這年輕人的手）近況如何？

費蘭（簡單地表白自己）你目視吧，麥歇。我已努力過了。仍是徒然罷了。

威爾溫（哀傷地——好像違反自己的意志）費蘭，老是會徒然的呀。

（那年輕的異鄉人渾身戰慄，於是極力的管束自己。）

費蘭 不要那麼說，麥歇，那是過於是我的心的回響了。

威爾溫 原諒我！我並不那麼說來苦你的。

費蘭 (更近火) 那個老馬夫，麥歇，你記得——聽說有一天幾乎得到安樂。(威爾溫點頭)

費蘭 還有那些講理論的關心於他的先生們？他已倦勞了他們吧？(威爾溫點頭) 那

是無須說的。現在他們爲他努力設法殺牲房了。

威爾溫 (驚跳) 你怎麼知道的？(一片沉默)

費蘭 (凝視着火) 麥歇，這一次在途上，我生了寒熱病。在病中我好像見得真理——我在

這世界中怎樣的白費呀——我永不會於人有什麼好處——別人於我也沒什麼

——一切就會過去了，——而我永不在那裏面得些什麼——名譽，幸運，安寧，甚至

生活的需要，永遠在嘲笑着我。

(更逼近火，向火籠伸攔手指，當他說的時候，美根夫人從門外潛入靜聽)

費蘭 (朝着火說下去) 我見得很清楚，麥歇，我定將終於一生去流浪，而我的——一生也不長，

我終究必像狗樣的死去。我在寒熱病中我見得這些——像那火燄一樣的清楚

——給我們這些人沒有什麼預備下，祇有死草。（威爾溫摸起他的臂，緊捏）所以這樣，

麥歇，我願去死。我不告訴一個人，我的病。我躺倒在在地上——天很寒冷。但他們不讓我在他們教區的路上死去——他們送我到一個所裏去。麥歇，我躺在那裏，我望着他們的眼睛，我看得比青天還清楚！他們最好願我死去，雖然他們不讓我死。於是，麥歇，我的精神自然地恢復，我說：『對於你他更要不幸。我會活一些時候。』人是逼成了那樣！生命是甜蜜的，麥歇。

威爾溫 是的，費爾；生命是甜蜜的。

費爾 那個會到你這裏來的小姑娘，麥歇——（威爾溫點點頭）在她身上，也有些粗野的蠻性遺留着，她須有生命之快樂。自從我回來後，我已見過了。她會擁抱着快樂之生命。那是不十分相同的事。（他低了聲音）她是墮落了，麥歇，像一塊石子沉入水中去了。我能够看出，她如果不能够。（當威爾溫作一痛苦的动作）啊！對於那件事我是無罪的，麥歇。在我未曾認識之前，已早就開了頭了。

威爾溫 是，是——在那時候，我已恐怕有這樣的事了。

(美根夫人靜靜地回轉身，溜去了。)

費蘭 我已爲她盡我的力，麥歇，但請對我看著，並且我於她是沒有好處的——心靈簡單的人和看清事物的人在一起那是沒有好處的。對於大半的人類，看清事物——是不幸。

威爾溫 就是對於你自己，也似乎是不幸。

費蘭 不，麥歇，我的與死爲鄰會有好處給我的；我將不會再缺少勇氣，直等到風在我墓上吹着。——自見了你後，麥歇，我會進過三個所了。牠們是宮殿。一個人得在地板上喫飯——雖這是確實的——若就國王說——他們在那裏喫過多的監內喫的伙食了，牠們缺少一件東西——那些宮殿。那就是人心的了解。在那裏面，馴化的鳥生剝去野的鳥兒的毛。

威爾溫 他們的意思是好的。

費蘭 呀！麥歇，我是流氓，浪子——隨便你好了。——爲了那些（慘苦地）貧窮是我唯一的罪。如果我變富了，我不會就有天才，被人高貴地尊敬，靈魂駕乎商業之上，遊歷遊歷去看看世界的嗎？那個姑娘也許會變成『那可愛的夫人』，很漂亮，你曉得！那老亨姆生——也許會變成溫良的舊式紳士——好好地喝他的酒。WELL。〔壞好的〕——現在我們是怎樣鄙賤的野獸，爲人所共棄。那是人生，麥歇。

（他緊凝視着火）

威爾溫 我們是我們自己的仇敵，費蘭。我能擔負得下——而你不能。十分的確實！

費蘭 （懇切地）麥歇，你曉得這層嗎？你是唯一的一個人，你能够救助我們——我們沒救的人。

威爾溫 （搖搖頭）一點也不；我也是沒救的。

費蘭 （懇切地）麥歇，那正是那麼呀。你懂得。我們和你在一起時，我們感覺得些東西——這裏（他撫他的心）如果我有一個禱告要做，仁愛的上帝，那就是教我懂得那些先生

們，用他們的理論，他們能够清潔我們的皮膚，束縛我們的習慣——那安慰他們的審美觀念，那也給他們一些些好架子。但我們的精神他們不能捫覺得到，正因為他們永不懂得。沒有那精神，麥歌，一切都和橘子的乾縮皮一樣的乾枯。

威爾溫 不要這樣的苛刻，想想他們所做的工作！

費蘭 麥歌，講到他們的勤勞我不說什麼。他們做了一點好的工作，當他們應用他們的理論到那些病了的人，溫馴的老年人和溫良而不幸的安分人的身上。尤其應用到小小的孩子們身上。但是，麥歌，當他們收拾好了那些人，還有我們這些老是沒救的人在。他們能够對我做些什麼，麥歌，對那個姑娘，或對那個老年人呀！麥歌，我們也有我們的本性，我們那些人——那要你們的勇氣來懂得像我這樣的事業，像那個年輕的姑娘的事業。我們這些不馴的人——我們認識人生比那班先生們永遠能認識得多至千倍。他們枉費他們的光陰在想使烏鴉變成白色。如果你願意，請對我們慈悲些；否則像安痕小姐不理我們，但不要再更換我們的皮膚。讓我們活着，或者

讓我們死去，當我們喜歡在自由的空中。如果你不希望我們什麼，那你祇消塞住了袋，關閉了門——我們將死得快些。

威爾溫

(現著混亂)

但那，你知道——我們不能做——現在我們能做嗎？

費蘭

如果你不能夠，怎麼是我們的過失？我們對於他人的害處是不是就那麼樣的多？

如果我是犯了罪，有危險性——關我起來！我絕不會可憐我自己——永不。但有些

東西在我們的裏面跳動——我們那些人——我們的人不多——像那火燄，麥歇，

不能靜止着教牠不跳——在我們的生命裏頭我們須跳動，不要用他們的理論，讓

他們使我們成爲犯人，因爲我們不和他們相像——他們所欲範圍的是生命自己！

(他挺直他的破爛的身軀，於是重又彎向火。)

我請你原諒；我嚙舌了。我可能吸煙，先生！

(威爾溫拿給他一袋煙草；他用黃污的手捲起一枝煙。)

費蘭

慈愛的上帝使得我這樣，所以我寧願餓着肚子，整月的，在星光的晚上踱着，不願

去坐一天的公司裏的椅子，儘幹些正經事，這在我沒有利益。我不得不做一個流浪

的人。這是不由我自主的。(他忽然對威爾溫望着)
麥歇，我對你訴說的一番話是我從來不曾說過的。

威爾溫 (輕幽地)說下去，說下去。(一片沉默)

費蘭 (突然)麥歇！你真是個英國人嗎？英國人是這樣的文明。

威爾溫 我不是嗎？

費蘭 你待我像一個兄弟一樣。

(威爾溫聽得一片腳聲和叫喚的雜亂聲轉向街門)

亭姆生 (從街上)帶她到這裏面去。我認識他。

(從門口進來一巡警和一個流氓，二人揀着美根夫人的軟弱，蒼白色的臉的身子，她沒有帽子，髮淹溼了，裹在警士的防水衣(waterproof)中。有些好事的人跟在後面，在門口擁擠着，這些人中，亭姆生手中拿着警士的防水衣上落下的水管)

費蘭 (驚跳前去)麥歇，這就是那個小姑娘！

威爾溫 出了什麼事了？巡警出的什麼事！

（巡警和流氓已將人放在平臺下；他們和威爾溫以及費蘭一起彎身向着她。）

巡警 存心自殺的，先生；可是她還沒有在水裏半分鐘，我就抓住了她。（再彎低點）不懂她竟會像這樣的自殺。

威爾溫 （撫她的心）摸不出一點熱氣了呀。

費蘭 （發出感情深動的銳聲）讓我來，麥歇。

巡警 （攙住他的手臂）小夥子，站開去。

威爾溫 不要，巡警——由他去。他是她的朋友。

巡警 （放了費蘭——對流氓）喂，你快去找個醫生——立刻，趕快！（他推那些好事人）留意，站

開在那裏，請——我們不能讓你們圍繞着這個人。退後——滾出去，立刻！

（他慢慢地趕他們退後，終久將他們驅到門外，剛他們在門外面，亨姆生是末了一個。）

費蘭 甜酒！

(威爾溫取酒瓶給他。壺裏面祇剩了一點，費蘭用以摩擦這女郎的手和額，溼一點在她嘴唇。但這無生氣的身體沒有一些轉機。)

費蘭 她的魂還沒有歸來，麥歇！

(威爾溫搶去酒瓶，注入茶與湯水。)

巡警 這並沒有淹沉下去，先生——他的頭幾乎沒下水；我飛快的將她拖救上來了。

費蘭 (摩擦她的腳) 她還沒有她自己的哲學，麥歇；在起初大家總想試試的。如果她死了！

(深懼的狂喜的聲音) 可是運氣！

巡警 (現着困亂的哀傷) 的確的啦，先生——那層！我們才初初的明白了她了。假使她是

沉水死了——那她的最好的朋友也不能把望她更要好些。

威爾溫 (引甜酒壺灌入她唇內) 可憐的小東西！我試一試熱茶看。

費蘭 (低語) *La Mort-Le Ground Ami*！(死啊——最好的朋友啊！)

威爾溫 看看她啊！她回醒轉來了。

(一陣微微的顫動掠過美根夫人的身上。他再倒些熱茶灌入她口內。她動了動，嚥了下去。)

巡警 (現着極大的寬心) 這回好了！好姑娘！她慢慢地醒過來了，先生。

(於是，看見享姆生和好事的一班人已經又打開了門，他又驅出他們，站在那裏用背抵住。美根夫人醒了過來。)

威爾溫 (坐在平臺上扶持她——像待一個小孩子一樣) 你好了，寶寶。好了，好了——此刻更好

些了！這樣才是。這茶再喝一點兒吧。

(美根夫人從甜酒壺裏喝了。)

費蘭 (立起) 帶她到火邊來，麥歇。

(他們帶她到火邊，放她坐小櫃上，在她回復生氣的這一瞬間，費蘭重又持了他的憤世的隔絕的態度，現在

他又了手的站開，注視着。)

威爾溫 覺得好些，小孩子？

美根夫人 好點。

威爾溫 那才好，那才好。怎麼的呢？

美根夫人 我不——曉——得。（他抖顫）適才在你們談話的時候，我正站在這裏，後來我

聽得他說，我忽然想去那樣做了——就像這樣。

威爾溫 呀，是的，我懂了。

美根夫人 我好像對人對己都沒好處。可是我到了水裏，我不再想死了。那裏冷得很。

威爾溫 你曾經有過那樣的不幸的時期嗎？

美根夫人 是。一聽他說，就把我鬧亂了。（她用她的頭向裏面作勢）我現在比在水裏面覺

得好點。

（她微笑，抖戰。）

威爾溫 怎樣，怎樣發顫嗎？喜歡走上走下的舒散一下嗎？

（他們起始一同走上走下。）

威爾溫 兇怕吧，當你的頭沉下去的時候！

美根夫人 是。這嚇煞我。我想不再會得上來的了。

威爾溫 我懂——世界的種種是無盡了時的，是不是你想怎樣，嘔？

美根夫人 我願我沒有跳進來——我想到我的小孩——那死了的——并且（似乎與

驚的聲音）——并且我想到跳舞。

（她的嘴顫動，她的臉發紅，她畧一梗塞，且有些嗚咽了。）

威爾溫 （勸止她并撫摩她）怎麼，怎麼——怎麼？

（她臉埋在他袖子底下一會兒，然後她回復了自己。）

美根夫人 後來他抓住了我，又拉了我出來。

威爾溫 呀，好舒服呀——嘔？

美根夫人 是。水流進了我的口裏（他們重行走著）我不會去做這樣的事的，要不是因為

了他（她望着威爾溫）他的話教我覺得一切都可笑，好像一些人都要我去投河。

威爾溫 我的可愛的小孩子！不要想起這樣的事。好像無論什麼人都會要——！

美根夫人（呆呆地）我想他們要我去投河的。無論我在什麼地方，他們常是這樣的望着我，我只好跑開了——我不能停留在那裏，你曉得。

威爾溫 太束縛了吧？

美根夫人 是。簡直沒有生命，如果這不是——不是在賣完花以後，我却會要做我所想做的了。

威爾溫 呀好，——現在，一切都已過去了！噢，你覺得怎樣了好些嗎？

美根夫人 是的。我覺得一點不怎樣了。

（她又坐到火面前的小櫛上。）

威爾溫 不發顫，不疼痛，完全平復了嗎？

美根夫人 是的。

威爾溫 那是幸福。現在一切都好了。巡警——謝謝你！

巡警（他一徑慎重地還立在那門前——誠懇地）頭挑的，先生！那好極。（他走近并請問美根夫人）完

全可信的嗎，喂，小姑娘？

美根夫人（略畏縮）是的。

巡警 那很好。那麼我想，大概爲了她起見，先生，要動身了，給她換身衣服，越快越好。

威爾溫 啊！那不用煩心——我就去喚我的女兒來，我們會得在這裏替她料理的。

巡警 你真好心，我真要說，先生。可是（感困難）她似乎是全好了，她須帶到警署去好好調理。

威爾溫 可是我實對你，完全不要緊；我們會關切地看護她。

巡警（更爲難）噢，先生，自然，我想起——我怕不能違背常例。

威爾溫（峻峭地）什麼！可是——啊！不！那沒有什麼，巡警！那沒有什麼！我確實的對你說。

巡警（更帶決心）我須對於她負責，先生。

威爾溫 蒼天！你不以爲這可憐的小東西一定要帶到——

巡警（同他兩酌）噢，先生，我們不能抹去事實，能嗎？就是那麼說！你曉得自殺事件等於

——這是一種不好的行爲。

威爾溫

(用力鎮靜他自己)

可是你聽我說，巡警，像一個講理的人——這個可憐薄命的

小姑娘——你知道那種生活是什麼意思比較無論什麼人都明瞭得多。是呀，試想跳出那火坑，原不能怪她的。

(巡警搖搖頭)

威爾溫

你自己剛才說過她的好友也不能把望更好些(更低落聲音)每個人都感覺得

幾分鐘之前，牧師在這裏也是這麼說——那牧師，巡警(巡警搖搖頭)呀現在嗎，聽我說，我有些曉得她的底細。沒法能夠和她怎樣了。我們大家都承認。你不清楚嗎？好，那麼，鬼東西——你不必來當我們獸子般看待——

費蘭

麥歇，這是四月一日。

巡警

(向他敏銳的一瞥)不能放棄我的責任，先生，那辦不到。

威爾溫

你聽我說她——溜落下去的。她曾告訴我過，算了，吧，巡警，做個好人罷。這樣，或

者是她的自新之路。

巡警 我十分領略你的好心，先生，并且你使得我很爲難——可是，好吧！我將這事付托你，我本當你是個君子人。你倘然是我，你也要負起你的責任的吧？

（威爾溫取起他的帽子，手指在髮中覓進覓出。）

威爾溫 咳，神明在上！一切的一——顛倒的事世上沒有一個人希望她生存的——可是

因爲她試要到那每個人都願意她去的地方的緣故，她要被控告了。

巡警 算了，先生，算了！放爽當點吧！

（這許多時候，美根夫人一徑呆呆地坐在火邊，但當費蘭突然走向前時，她舉目望着他。）

費蘭 不用愁得，麥歇！這事可以給她一點勇氣。再沒有比看到事情的詭譎更能增加人的勇氣了。（他撫着美根夫人的肩頭）去，小姑娘，這於你有好處。

（美根夫人立起，驚迷地望着他。）

巡警 （走上前，用手執着她）我的好姑娘。走罷，我們不會難爲你的。

美根夫人 我不願意去。人要緊緊的對我看。

巡警 (安慰) 他們不會我會留心那層。

威爾溫 (很憤亂) 坐輛輕馬車去，巡警，假使一定要——看上帝的面上！ (他摸出一個先令)

這個！

巡警 (取先令) 我會的，先生，一定的。不要以為我要去——

威爾溫 不，不，我曉得。你是個好人。

巡警 (愉快地) 你不必憂急，先生，她才是第一次幹這種事；他們不會重罰她。或者只僅僅要她到堂，要她自己具結不再幹就行了。去吧，小姑娘。

美根夫人 (想除去巡警的一口錢) 我要除去這個。這樣子太好笑了。

(在她說時，安瘋推進門來，在她後面暗淡地見到老亨姆生的樣子，還領頭着那一班好事的人。)

安瘋 (驚異地挨次看了衆人) 什麼事？出了什麼事了？爹爹！

費蘭 (打破沉寂) 沒有什麼事，小姐！她投水沒投成功。他們關禁她幾時。

威爾溫 把你的套衫借給她，寶貝；她要凍死了。

（安琪撫撫美根夫人的手臂，脫去套衫，并幫她穿起來，一聲都沒響。）

巡警（穿起他的一口鱧）謝你，小姐——你真好心，我相信。

美根夫人（迷惑了）這回暖和了！

（她向他們全體出神的，半笑的一看，隨同巡警一起走出門口。）

費蘭 那成了我們中間的第三個了，麥歇。我們不幸。那好像是希望我們死去比讓我們去死要容易得多呢。

（他望着安琪，她傍着她的父親站着，兩眼釘在他身上。威爾溫從他的口袋裏取出一張訪問的名片。）

威爾溫（費蘭）快些，拿這個，跟了她去！等他們將她的事辦妥了，教她到我們那裏來。

費蘭（取了名片，念住址。）『弗拉依突街，海灣屋七號』信託我好了，麥歇——我會親自帶

她來見你。Au revoir, mon hon monsieur!（再會我的好麥歇！）

（他轉身向威爾溫的手，然後向安琪鞠一躬，出去；他的破爛的模樣可以在窗中見到，在風中急行。威爾溫轉

同火邊。辜姆生的模樣向門口走前來，手裏已不再拿着防水衣的腳管。

辜姆生 (悲怨的聲音) 先生！

威爾溫 什麼——你，辜姆生？

辜姆生 先生，我將活不成了。你可以親眼看出來，不會再多來煩擾你了。

威爾溫 (久而失望的凝視之後) 現在不——辜姆生——現在不拿這個去 (他再取出一張名片，拿給辜姆生) 旁的時候來。

辜姆生 (取名片) 你的新住址！你是一個君子人。(他慢慢地躲開)

安痕 (帶着哭訴的聲音) 爹爹！(他們互相凝視着) 你曉得你做了些什麼事嗎？拿你的名片給

了那六個廢物。

威爾溫 (現着呆滯的凝視) 六個嗎？

安痕 (四週凝視着空屋) 搬了個家又有什麼好處呢？

威爾溫 (跟着她的目光——很沉重地) 安痕！我不由自主了！

(一聲不響，安頓開了門，一直出去。威爾溫長嘆一聲，在火面前的小櫈上沉坐下去。三個運夫進來了。)

運夫頭兒 (期待的狀態) 這是最末一次了。

威爾溫 啊！呀！是了！

(他給他們的錢；隨後好像有什麼打擊了他，他遂做出一種困憊的樣子。突然又平復了，一個個的看過，看到茶貝上，羸弱的微笑浮到他臉上。)

威爾溫 你們可以喝完那把酒壺。(他匆忙走出。)

運夫頭兒 (敲敲錢看看好不好) 第三次給了四月的獸子不到一半！濫好的老鴿子！

第二個運夫 好人哪，我說他。

運夫頭兒 (在最末了的包裹裏取出三個玻璃杯很平均地倒了酒) 這樣好了。告訴你吧，若不是

他不教我喝，我還會碰呢，我不會——和他不會的。

第二個運夫 同這一樣！這一點都不錯！(舉起杯子) 好運氣啊！

第三個運夫 我也一樣！

(他們同時將酒輕快地舉對上嘴唇，隨即放下他們的臉和杯子)

運夫頭兒 (帶着非常的尊敬) 克力開畢爾茶哪！我們上了他的當了！

臺上漆黑，幕落。

輕

夢

人物

洞爾馨 (Seichen)

山中女郎

雷夢特 (Lamond)

爬山者

費爾士孟 (Felsman)

嚮導

夢中人物

大角 (The Great Horn)

牛角 (The Cow Horn)

酒角 (The Wine Horn)

羣山

愛德花 (The Edelweise)

山玫瑰 (The Alpenrose)

龍膽草 (The Gentian)

山蒲公英 (The Mountain Dandelion)

花兒們

夢中的語聲和形體

牛鈴 (Cowbells)

山氣 (Mountain Air)

意大利的景象 (Far View of Italy)

遠遠的蒸汽 (Distant Plume of Steam)

書中的事物 (Things in Books)

飛蛾的孩兒們 (Moth Children)

- 三個跳舞的少年 (Three Dancing youths)
三個跳舞的女少 (Three Dancing Girls)
工人們的形體 (The Forms of workers)
工作所成的形體 (The Form of what is made by work)
夢死 (Death by Slumber)
沉死 (Death by Drowning)
花孩兒們 (Flower Children)
牧羊童 (Goatherd)
羊孩子們 (Goat-boys)
羊神 (Goat-god)
睡の形體 (The Forms of Sleep)

第一場

這剛是八月的黃昏的落日之後。佈景爲一山中的草舍中的一室，室內陳設簡單，祇一桌，幾條板櫈，和一低而闊的窗榻。從這窗，趁着月亮的光，望得見三個岩石的山峯；那月正使落日的餘暉變成白色。一盞油燈點着。珊爾馨，一山中的女郎，十八歲，正哼着一曲山歌，將剛洗好的湯碗和玻璃杯放進碗櫥裏去。她身上穿了貼着身的黑天鵝絨的緊身，方方的領，一半襯着一面華麗的手帕，染上了玫瑰色，藍色，和金黄色，像山玫瑰，龍膽草，和山蒲公英的顏色一樣；白玉石的珠釧，像羊脂樣白的繞在頸內；她的漿硬的白的襪口祇齊到肘節；她的滿好的經穿的女裙是龍膽草的藍色。兩鬢的濃厚的雲髮又分，朝後梳着。當她放進末一隻碗時，門上一下敲聲，蕾夢特開了外門。他是年青，黃褐色的皮膚，美容貌，爬

山人的裝束，携帶着方格布，綳摺袋和一把冰斧。

蕾夢特 晚安！

珊爾馨 晚安，和愛的先生！

蕾夢特 我的名字叫做蕾夢特，我怕是很遲了。

珊爾馨 你想在這裏過夜嗎？

蕾夢特 打擾了。

珊爾馨 所有的牀舖都住滿了——這很窘的。我去叫「母親」去。

蕾夢特 我跑來爲的是在清早日出時爬那大角山的。

珊爾馨 (驚惑) 大角山！但他是不能爬得上去的呀。

蕾夢特 我想去前去試試。

珊爾馨 還有酒角山和牛角山呢。

蕾夢特 那我都爬過了。

珊爾馨 但那大角山是很危險的——或者是——死。

蕾夢特 啊！那好！一個人須隨着他的機運。

珊爾馨 可是父親傷了足。當領導的，祇有一個漢姆士，費爾士孟。

蕾夢特 就是那出名的費爾士孟？

珊爾馨 （點點頭，於是很羨慕地望著他。） 那你就是在這一年中爬過了所有我們的小山的

蕾夢特 先生？

蕾夢特 祇除了那個大的。

珊爾馨 我們會慕你的名。你可不可以遲一天等候我父親的足好了呢？

蕾夢特 啊不。我明天須要回家去。

珊爾馨 和竊的先生真匆忙呢。

蕾夢特 （緊緊地望著她） 噫！

珊爾馨 你從倫敦來的嗎？那地方是很大吧？

蕾夢特 六百萬生靈。

珊爾馨 噢（靜息了一會）我會二次探訪過珂爾底那。

蕾夢特 你一年四季都住在這裏的嗎？

珊爾馨 冬天是住在山谷內的。

蕾夢特 你希望見見世面嗎呢？

珊爾馨 有時是這樣想的。（走近門，她輕輕地喊）漢姆士（於是指着另外的一扇門）有七個人熟

睡在那裏面！

蕾夢特 呀，上帝！

珊爾馨 請不要這樣！他們在此地候看日出。（她拾起一本從蕾夢特的口袋裏掉下來的小書）我

也讀過了幾本書。

蕾夢特 這是英國的大詩人做的。你在你山上，從來不做做詩，做做夢的嗎？

珊爾馨 (慢慢地搖搖頭) 看滿圓的月亮。

(當他們站在窗口併肩望著月，進來了一個瘦弱，健實，沉默的穿着虛藤衣的人。)

珊爾馨 漢姆士！

費爾士孟 (深沉的聲音) 這位先生要看我？

珊爾馨 (現着驚恐態) 明天去爬那大角山 (對他低語) 這就是出名的倫敦人。

費爾士孟 爬那大角山是不可能的。

蕾夢特 你那樣說嗎？並且你是出名的費爾士孟？

費爾士孟 (嚴肅地) 那我們一天亮就動身。

珊爾馨 好幾年來這是第一次！

蕾夢特 (放他的方格布和皺縮袋窗榻上) 我能在這裏過夜嗎？

珊爾馨 讓我想想看；或者可以—— (她跑上樓梯去。)

(從櫃檯上拿起毛毯，鋪在窗榻上。) 是這樣！

（當他走到空地去，珊爾聲又溜了進來，手裏拿了燭枝。）

珊爾聲

還有一隻牀空着。這裏你睡不慣。

蕾夢特

呀！謝謝！不過那是沒有什麼的。

珊爾聲

聽我的話！

蕾夢特

請問你的芳名呢？

珊爾聲

珊爾聲。

蕾夢特

那意思是——小靈魂——是不是呢？聽你的話，我願同那七個德國人一起睡。

珊爾聲

呀！那不必；那是無須如此的。

蕾夢特

（深深地鞠一個躬）那末，隨你的吩咐罷。

珊爾聲

你所從那裏來的世界，城市好不好呢？

蕾夢特

當我在那裏時，我想到這裏來；但是我到了這裏，我可想在那裏了。

珊爾聲

（拍拍手）那真像我一樣——但是我却是老在這裏。

蕾夢特 啊；在城裏沒有一個像你一樣的人。

珊瑚馨 一個人終不能在二處地方。（忽然）城裏有戲館，有美麗精巧的東西——還有

跳舞，還有禮拜堂——還有火車——還有書中所寫着的許多東西——還有——

蕾夢特 慘苦。

珊瑚馨 但有生命。

蕾夢特 遂有死亡。

珊瑚馨 明天，你爬過了山之後——你不回來了嗎？

蕾夢特 不回來了。

珊瑚馨 你見了全個世面；而我一些也沒有。

蕾夢特 除了費爾士孟和那些山。

珊瑚馨 單喫些麵包終不好的呀。

蕾夢特 （緊看着她）我倒願意喫你！

珊瑚聲 但我是_不肥美的；我滿心裝着_缺望——像牛乳餅滿是_空眼一樣。

蕾夢特 我將再來。

珊瑚聲 可是沒有一處難爬的山留下給你來爬了。倘然不是_引動人的，那你不_會睬牠。

蕾夢特 呀，聰明的小靈魂！

珊瑚聲 不，我不聰明，在這裏常是_教人難過。

蕾夢特 爲了月亮？

珊瑚聲 是。_{於是忽然}從那大的世界裏，你會記得嗎？

蕾夢特 _{（握住了她的手）}在那大的世界裏沒有像這樣子的_甜密的。

珊瑚聲 _{（伶俐地）}但有那大的世界。

蕾夢特 可以和你親個吻當作明天會吧？

_{（她把臉伸向前來；他在她頰上親吻，於是突然，親她的櫻唇。然後在她離他的時候。）}

蕾夢特 我很抱歉，小靈魂。

珊爾馨 「那是沒有什麼的。」

蕾夢特 (拿了燭枝) 好好做夢! 明天會?

珊爾馨 (溫柔地) 明天會!

費爾士孟 (從外面進來, 對他們端詳) 天冷——明天會是好天氣。

(蕾夢特仍是向後竄着, 上了樓梯; 費爾士孟讓他也走過。)

珊爾馨 (從窗榻上) 我想, 這裏他睡不慣的。

(他走近了她, 站定着一會兒, 眼睛朝下看着, 於是彎下身, 飢餓般地吻着她。)

珊爾馨 你發怒了嗎?

(他不回答, 但熄了燈, 走進一間內室去。珊爾馨坐着, 從窗口注視着月光浸浴的山峯。於是, 抱了(單被) 走

穩盪身, 她在窗榻上躺臥下來。)

珊爾馨 (睡語) 他們都親我的吻——他們二個人(她睡熟了)

舞臺十分暗了下來。

第二場

舞臺漸漸地像是破曉的曙所照射。珊爾馨仍躺臥在窗榻上。她坐了起來，掀開蓋着面和手的毛毯。脫去深睡的襯衫，換上纖絲的夢衣，草舍的牆壁不見了，沒有東西隔在她和三座蒙在霧裏的山之間，除了一道黑暗。於是當山峯變爲明亮，他們見得有很大的面影。

*

*

*

珊爾馨 啊！他們有面貌呢！

〔酒角的臉形是一無髭少年的側形。牛角臉形是一山中的牧童的相貌，嚴肅，櫻色，有着兇而黑的眼睛，黑黑的髭。在那二個中間，是大角，頭髮是雪色的，長而沒鬚的面貌，一若雕刻的銅鑄的，像一男形的斯分涅克的

像在那山峯的面貌的很深的下面，一道黑暗之上探伸出愛德花 (Edelweiss) 龍膽草 (Gentian) 山蒲公英 (Dandelion) 和山玫瑰花 (Alpenrose) 的小小的頭兒來；她們頭上帶着好幾種花織成的冠兒，籠上露珠，當花兒舉起她們兒童般的臉來，小小的叮嚀的鈴響着。

(山峯的四周，沒有別的，祇有蒼藍的天空。)

愛德花 (小小的聲音) 你肯嗎？你肯嗎？你肯嗎？呀！哈龍膽草，山蒲公英，山玫瑰。

(他們的鈴聲頑嬉地響) 喔——喔——喔！

(牛角的後面，傳來牛鈴和山氣的聲音。)

『克鈴克兒——克鈴克！克鈴克兒——克鈴克！』

『山氣！山氣！』

酒角的後面，起着意大利的景色，蒸氣的水流和書中的事物的敵意的聲音。

『我是意大利！意大利！』

『看我呀——遠遠的蒸氣！』

「因記着書中的事物」

一起齊唱。很柔柔地，花兒響着鈴兒於是很遠地響來像回聲般的歡息：

『山氣山氣！』

忽然牛角的山峯用一種人們不大熟習的聲調說話了。

牛角 我生活在牛羣和櫻黑色的羊兒中間；我是靜默單調；我是嚴肅的小山們。我是兇狠，那山上的風淨潔的牧場，荒野的棲所。對我眼睛看着單愛『我』一人。

珞爾馨（氣急）那牛角他正在說——爲了費爾士孟和山們。這是我一半的心兒！

（花兒們快樂地笑。）

牛角 我在永久的山中闊步——我渴飲那山中的積雪。我的眼睛是淺熱的酒的顏色；在那眼裏，生着憂鬱。牛羣的低鳴，風聲，落石的崩聲，山瀑的流聲；我不懂得別的聲音。思想簡單，心血沸熱，氣力壯大——嚴肅底衣裳。

珞爾馨 是我需要他。他是健壯。

(牛鈴和山氣的聲音一同喊出)

『克鈴克兒——克鈴克兒克鈴克兒——克鈴克兒！』

『山氣山氣！』

牛角 小小的靈魂緊抱我！愛我！在那星星下，你同我一起過活！

珊爾聲 (呼吸低下) 我有些怕。

(忽然酒角的山峯用年少的聲音開口了)

酒角 我是一點靈火，在街中跳舞；我是城市的鴿鴿的鴿兒，從那楓楊樹和果樹的濃蔭。

每天每天，各種都有轉變，在那裏我燒那仙香給我一千的小小的神兒。我居住在白的宮殿，熱情的黑暗的山谷。成羣的人們的生命是我的——是天明時候的街上的燈火，(柔聲地)我有千種的戀愛，沒有一種愛是大久遠的；因為我要靈敏得多比你的在日光中嬉弄的水牛們。

(花兒們驚恐地響着鈴喊叫：『我們認識他們！』)

酒角 我聽得快樂底生和滅底索索的聲音；急速的車輪底轉轉的聲音。我聽得人們的饑餓的誓咒；戀愛在那靜靜的夜氣中接吻。沒有我，小靈魂，你會饑餓而死。

荊爾馨 他爲那和愛的先生，并爲了那城市的大世界，說話。牠抽動了我的心。

酒角 我的思想的豐饒，超過你的草地上的花兒的數目；他們飛翔得還快比你的鷹兒在風中飛翔。我飲企望的酒，幻想的藥。於是我永不沈悶。

（意大利的景色，蒸氣的水流，和書中的事物，的聲音聽得在齊聲喊了。）

「我是意大利，意大利！」

「看我呀——遠遠的蒸汽！」

「啊！記憶呀，記憶！」

酒角 看我，小靈魂！我把我的生命塗上五十種的顏色，我創造一千種精巧的東西！我縈繞你的心兒！

荊爾馨 他是甜蜜！

(花兒們妒忌的響着鈴，叫喊：「悽慘！悽慘！」)

牛角 同我一起「住」，珊瑚磬！我用清爽的曉風喊醒你。

(牛鈴和山氣的聲音很遠地唱出來。)

「克鈴克兒——克鈴克！克鈴克兒——克鈴克！」

「山氣山氣！」

花兒們快樂地笑。

酒角 同我一起「來」珊瑚磬！我的扇，萬相，會喊醒你！

(意大利的景色，蒸汽的水流，和書中的事物輕柔地奏起。)

「我是意大利意大利！」

「看我呀——遠遠的蒸氣！」

「啊記憶呀，記憶！」

花兒們呻吟。

珀爾聲 (憂愁地) 我的心兒牠是扯碎了!

酒角 和我在一起，小靈魂，你將在街道上賽跑，張望着萬種的祕密。我們將手攬着手兒，

像薊草一樣的飛起。

蒲公英 我的灰菰飛得格外快!

酒角 我將給你海看。

龍膽草 我的藍色是格外深!

酒角 我將傾注你陣陣的羞紅。

山玫瑰 我能暈羞得格外紅。

酒角 小靈魂，聽清! 我的珠寶! 絲綫! 天鵝絨!

愛德花 我比天鵝絨還要柔軟!

酒角 (驕矜地) 我有奇特的百結衣。

花兒們 (呻吟) 我們一些也沒有那些東西。

荊爾馨 他有高樣的東西。

牛角 我有的是雲片，有着黑而銀閃的翼翅；我有的是石塊，火熱着太陽；露珠比珠子清涼。遠離了雪和芳草的呼吸，你會萎謝，小靈魂。

酒角 那黑色的「丁香」是我的芳香。

（花兒們真切地響着鈴，於是迴響她們的臉，叫喊：

「我們也發散清香的。」

但是意大利的景色。蒸汽的水流，書中的事物叫出。

「我是意大利意大利！」

「看我呀——遠遠的蒸汽！」

「啊記憶呀，記憶！」

荊爾馨 （迷戀了）啊這就難了！

牛角 我永遠不會拋棄你。

酒角 我一百次的棄了你，我一百次的回轉來，親你的嘴，
珊瑚磬（低聲說着）心兒不要跳呀！

牛角 同我在一起，你得睡在溫暖的野茴香上。

（花兒們快樂地笑。）

酒角 同我在一起，你得睡在鴿毛的牀上。

（花兒們呻吟。）

酒角 我會給你陳老的醇酒。

牛角 我會給你新鮮的牛奶。

酒角 聽我的歌唱呀！

（從很遠的所在飄來曼度玲的音調。）

珊瑚磬（緊按住胸口）我的心兒——牠正離開了我！

牛角 聽我的歌唱呀！

(從遠處傳來牧童的蘆笛的吹聲。)

珊瑚磬 (手遮住了耳朵) 吹笛的聲音呀!

牛角 同我一起住。珊瑚磬!

酒角 同我一起來。珊瑚磬!

牛角 我給你確實!

酒角 我給你機運!

牛角 我給你安寧。

酒角 我給你轉變。

牛角 我給你平靜。

酒角 我給你繁雜。

牛角 我給你純一的愛。

酒角 我給你多種的愛。

珊瑚聲

(好像話從她心底扯出)

二個，二個——我都會愛！

(忽然大角的山翠開言了)

大角

二個你都要愛，小靈魂！你得睡在山中伴着『沉默』；你得在都會中跳舞，帶着『知

識』。二個都得佔有你！山上的驕陽和皓月得曬灼你；城市的燈火得燒折你的翅膀，

小小的飛蛾！每一個對你得像全個世界，每個也得像你的坟墓！你的心兒是一片輕

毛，從這個口內吹到那個口內。但不要害怕！人的生命是轉輾的種種的愛。這是一條

小小的木筏漩泊着，於是駛出到那盞藍的大海；一支曲子，一聲沉默地幽抑，於是切

切地悠揚；一個新生的嬰兒，半具膽力，半像熟眠。這裏有一種潛隱的旋律。『轉變』

『寧靜』，『機運』，『確實』，『一元』，『多元』，延燒下去——你美麗的火燄，試吞滅下那世

界！終究你會到我這裏來，我的小小的靈魂！

(語聲和花兒的鈴聲悠長下去，珊瑚聲狂喜極了，伸出雙臂，想抱住那景像和聲音，但一切却慢慢地消失到

黑暗的睡眠中去了)

第三場

漆黑的舞臺重又變成明亮。珊爾磬的手見得是伸向小市場的大方場，方場的一邊是楓樹，一邊是牆。從一家客店的門口躬進灰淡的一路光。滿圓的金黃的月高懸在客店之上。在燈火的微光下，一個瘦弱的少年倚靠牆壁，具着酒角的面貌，穿着深紅的外衣，指彈着曼度玲，口唱着：

小小的星兒的靈魂

穿過了深宵的霜野

一個人兒徘徊，滿帶了幽憂——

從冷冷的寒夜

我叫你走進——

彈着我的灰暗曼度玲——

在這金黃的明月之下。

珊瑚聲（低語）這是那大世界！

酒角的少年唱下去：

美麗的灰色的飛娥，

何處奇妙的燭枝閃射，

追求着，溫暖這樣的切求——

呀！鼓翼的小鴿。

我叫你得勝——！

那戀愛底紅豔的餘火。

珊瑚聲（注視客店，無畏狂喜）他們正在跳着舞呢！

(當她說的時候，從每一邊來了飛蛾的孩子們，相遇着，又飛向一燈光到門口去；於是迴旋轉來，他們重又合起，重又飛向前去。)

珊瑚聲 (伸出手來) 他們是真的——他們的翼兒是風樣的。

(酒角的少年唱下去)

我的歌唱的口唇

觸到白衣處女的心中

你去吧，低語，熱情在溢流

燃燒着的話兒——

啊，聽一個呀！

錯過的戀愛就此去了呀

永遠不得再回還的哪！

珊瑚聲 向他奔去——但照着他的光消去了，他已變成了影兒，幽昏惑的轉向舞着的飛蛾的孩子們——但

他們也在她面前不見了。在客店的門口立着蕾夢特，穿着一件黑的外衣。

珊爾 是你呀！

蕾夢特 我沒有我的靈魂作伴，我便冷清來了！（他向她伸開雙臂）

珊爾 如今我是平安的嗎？

蕾夢特 什麼是平安？你住在山裏也平安麼？

珊爾 我在什麼地方，這裏？

蕾夢特 城裏。

（微笑着，他指着門口。像影兒般的靜寂，跳舞着出來了，一對一對的，二個少女和二個少年。第一個少女身穿白綵和珠寶；第一個少年身穿純黑的天鵝絨。第二個少女身穿藍襪，一件披巾；第二個少年身穿汗衫和厚絨布袴。他們嚴肅地舞着，每一對像和那對遠隔在另一個世界裏。）

珊爾 （低語）在山裏一切都在一起跳舞。他們從不更換舞伴嗎？

蕾夢特 他們怎麼能夠，小靈魂那一些富的，這一些是窮的。但是看哪！

(一對熱狂的舞人跳着走出來了。少女是裸露着四肢，穿着火燄顏色的襯衣，髮束在殷紅的花裏。少年穿了一身豹皮。他們不單單各自互相追逐，別的少女，別的少年也跟着在一起。一會兒，齊都混亂在一堆。於是那對熱狂的舞人消失在客店裏去了。起初的二對留在後，慢慢地，嚴肅地舞着，仍如先前的各自遠隔着。)

珊爾 (戰慄) 我有一天也要像那樣的跳着舞嗎？

(酒角的少年童又在燈光下出現。他彈着一根極亮的弦索；於是當珊爾向這聲音走去，那燈就熄黑了。祇重有藍藍的影兒，但舞伴已消失在客店裏去，而門口又變為黑暗了。)

珊爾 呀！我不喜歡的是他不讓我看見。

蕾夢特 那你不願意來，小靈魂？

珊爾 時常去跳舞嗎？

蕾夢特 不這樣的！

(屋子的百葉窗忽然大打開了。客店的一邊的一間明亮的室裏，見得有二個蒼白的男子和一個女子，在隨聲響着的機器之中。客店的另一邊在一家鐘錶裏，見得有二個女子和一個男子，身僅一半穿着衣服，做着鐵

線。

珀爾馨 (挨次的從二處情致向後退縮) 他們看來是怎樣的慘傷呀——二起的人他們在做些什麼呢?

(客店的漆黑的門口因射出光線來,一個身態看見了,只露出上半身,衣服鑲着珠子的金衣,紅潤的得意的臉,一隻手內持有一杯金紅色的酒。)

珀爾馨 那是美麗的。那是什麼東西呢?

蕾夢特 奢華。

珀爾馨 那立在什麼東西的上面的呢?我不能看出。

(不爲所見,酒角的曼度玲弦聲頓場。)

蕾夢特 那是不能望的,小靈魂。

珀爾馨 那不能移動嗎?(他搖搖頭) 他們在這裏用他們的悲哀所做的就是這些嗎?

(但曼度玲復弦聲頓場;全房的首葉窗都下閉;客店的門口漸成黑暗。)

蕾夢特 那你願要些什麼呢？是不是學問這裏有書，堆起來，可以堆到天上！（但珊爾搖搖

搖頭）有宗教，這樣的深奧，所以沒人得知淵源。（但珊爾搖搖搖頭）有宗教，這樣的淺

薄，你得一轉把柄就有。我們什麼都有。

珊爾 上帝在這裏嗎？

蕾夢特 或然？上帝和山羊是在一起的嗎？（但珊爾搖搖搖頭）那你要些什麼呢？

珊爾 生命。

（曼度玲弦聲頓場）

蕾夢特 （指胸口）祇有一條路到生命——

珊爾 呀！但我不愛。

蕾夢特 當一根羽毛飛起時，是不是愛風——那末可知的當日子不帶新鮮的東西來，我們是愛愁的孩子。如果黑暗和光明不相轉變，我們能够呼吸嗎？小孩子！生活是去愛，愛是去生活——追求新奇。（於是當她更近前）看！愛是到籬巴上去張望，偷見到小

小的灰色的花兒，於是爬了下來！牠有翅兒，牠飛了——你得再爬，牠戰抖，牠不過是你手中的空氣——你得爬行，你得緊貼，你得跳躍，仍是牠在那裏而不在那裏——因為灰色的花兒像飛蛾般地疾飛，你祇能捉住牠翅兒底風。但你的眼睛將發閃，你的面頰將發燒，你的胸口將發喘——呀！小小的心兒呀！（舞臺更靜默）當黑夜來了——牠仍在那裏，像蘆草吹落在黑暗裏，於是你的白白的手兒將伸去得牠，你的甜蜜的呼吸將吹拂着牠，永不，永不，你將握住那好弄的東西——但生命將應是可愛的。（牠的聲音低至耳語。他伸開雙臂。）

珀爾馨 （撫他的胸口）我願來。

蕾夢特 （拖她到黑暗的門口）愛我！

珀爾馨 我愛！

（曼度玲弦聲頓揚，門口一會兒全都明亮起來；他們經過。爲燈光的微照所照權，酒角的少年重又看見他悠徐地隨着曼度玲的弦聲開始唱：

風樣的時光經過黑暗飛翔——

聽得嗎？
小的心兒？

新的戀愛生了。舊的戀愛死亡。

接吻的口唇終要分離。

往年的淡黑的蜜蜂呀——

見得嗎？
我的靈魂——

從花兒到花兒吸取淚花，

和淡白的芬芳的蜜醇？

他的聲音漸漸變異樣而動情。

啊！火竈踏過光陰的沼地，

永遠是飛得低低，

那裏，經過黑黑的迷人的灣流。

我們，切求的，發起跟隨——

未及時的火呀，我們叫你留停！

頭上暗黑的空間裏，

那黃金的黑影人兒——

和戀愛呀，曾是一般！

當他正唱著的時候，月亮漸變灰白而死去。天空沉黑，除了燈光微照，他立在那微照之下。但當他的歌聲終歇時，曙光破曉在這所屋子，燈光熄去。酒角變了影兒。於是從客店的門口，在寒戰的灰色的光裏，珊爾登走前來，她面色蒼白，好像倦於生活；一雙眼睛顯着面色的滯粉樣白偏滯青樣黑。

珊爾登 我的心兒老了。

（但當她說的時候，從遠遠的處所聽得牛鈴的微弱的鐘鳴；當她立着靜聽的時候，蕾夢特在客店的門口出現了。）

蕾夢特 小靈魂！

珊爾聲 你呀！老是你呀！

蕾夢特 我有新的新奇東西。

珊爾聲 (悲傷地) 沒有。

蕾夢特 我賭咒！你不討厭我，我是從不同一樣的。那是可能的？

珊爾聲 靜聽！

(牛鈴的鏘鳴重又聽得)

蕾夢特 (妒忌地) 沉睡的音樂！那麼，和我在一起的生活會是憂愁？

珊爾聲 飛不懊悔。

蕾夢特 來哪！

珊爾聲 (指着胸口) 鳥兒已倦於飛翔了。(點着胸口) 花兒已沒有露珠了。

蕾夢特 你會要離開我嗎？

珊爾聲 看哪！

(在曙光的熾微裏，見得牛角的牧童，森立楓樹邊，緊裹在他山中的外衣裏。)

蕾夢特 那是什麼人呀？

珊爾馨 他哪！

蕾夢特 沒有什麼東西。(袖緊逼住她)我已顯給你我城裏的珍奇看過了——歡樂的，慘苦的新奇東西。我們已認識人生。如果我和你不必再生活下去，那讓我們去死去罷！看哪！這裏是『睡死』和『沉死』！

(曼度玲弦聲頓揚，從客店的昏暗的門口前來了影兒般的形體，『睡死』和『沉死』，隨着一聲曼度玲的幽靈的弦聲，向珊爾馨徐緩地舞近來，於是一樣徐緩地舞開去。)

珊爾馨 (跟隨着) 是他們是好而美的。

(當她向客店移動，蕾夢特的臉因喜悅而變容。但恰恰她走到門口，有遠遠的鈴聲和蘆笛聲，牛角的牧童唱

了：

回到荒蕪的芳草和落石處遺揚的

沉重的洪聲過來；回到你的山村

盛花的草原邊來，那兒飛鶯高翔

在陽光中飼養灰色的羊羣。

到阿爾翰山來，我在那裏，灰色的光中，冠飾

月兒底淡澹的一線，徘徊到我牧場來；

回到靜寂的天空，渴望的聲息

——玫瑰色的曙光底——來——我的女郎，來！

當他鳴的時候，太陽已上升了；甜爾馨已轉了身，張開了臂，伸開了手，死底形體已消去了。

甜爾馨
我來了。

蕾夢特
(緊握她的膝蓋) 小靈魂！那我須要死去，像太陽下山時的蚊蟲一樣？沒有你，我是

空虛。

甜爾馨
(解脫自己) 可憐的心兒——我去了。

普夢特心暗了。(他用外表遮臉)

(於是珊爾到了牛角山的牧童那裏，有一聲悠揚的蘆笛吹起；舞臺轉黑；浮起悠遠的斷續的鈴聲和蘆笛的混合聲。)

第四場

舞臺漸漸地明亮着，罩了曙光的薄霧的紅暈。珊瑚立在青綠的高山上，四圍寥廓，青天環繞。半鈞新月騎掛在她背後，在一塊低的巖石上坐着一面色黧黑的牧羊童，吹着蘆笛，四個花孩兒們穿着灰白的，藍的，玫瑰紅的，大紅金的襪衣舞着。她們互相拋擲她們自己顏色的花兒，鈴隨了響着；每人按次的，旋舞着，投給珊瑚一朵花兒，珊瑚放她們在她唇上和眼邊。

珊瑚 露珠！
（她向巖石移動）牧羊童！

（但花兒們圍繞住他；當她們旋舞開去，他已不見了。旋轉如花孩兒們，但她們也不見了。窸窣騰起。）

珥爾馨 去了！
（她揉揉眼睛；於是重又轉向巖石，看見費爾士孟立在那裏，雙臂交叉。）你呀！

費爾士孟 你到底來了——像病了的小牛要醫治一樣。城裏好不好呢——留住你這

麼樣的長久？

珥爾馨 我不懊悔。

費爾士孟 那爲什麼回來呢？

珥爾馨 我是疲倦了。

費爾士孟 你永不要再離開我而去罷！

珥爾馨 （嘲弄）你預備什麼來留住我呢？

費爾士孟 （緊握住她）這樣。

珥爾馨 我已認識「轉變」——我不再是羞澀的姑娘了。

費爾士孟 （憂鬱地）噫，你樣子不同了，你的眼睛深陷了下去，你臉色帶上了灰白。

珥爾馨 （仍嘲弄）那末你這裏有什麼東西得留住我呢？

費爾士孟 太陽。

珊爾罄 來燒灼我。

費爾士孟 大氣。

(一陣風的哀號)

珊爾罄 來凍結我。

費爾士孟 靜寂。

(風聲沉寂)

珊爾罄 是呀，那是寂寞的呀。

費爾士孟 且慢！花兒還給你跳舞呢。

(隨了鈴響，花兒們跳着舞出來；直至一個一個，她們停了舞，沉坐下來，渴睡地點着頭，熟睡去。)

珊爾罄 看哪！甚至她們在這裏也要打瞌睡！

費爾士孟 我叫山羊去喊醒他們。

(牧羊童重又看見，挺直的坐在巖石上，吹着蘆笛，出來了四個小小的櫻色的，張大着眼，環繞的孩子們，具有山羊的腿和足，嚴肅地在睡着的花兒中舞進舞出；花兒們醒來，跳起飛去；直至每個小羊捉到他的花，不見了。牧羊童停吹蘆笛，重又一動不動的躺臥在巖石上。)

費爾士孟 愛我！

珞爾罄 你是粗魯的！

費爾士孟 愛我！

珞爾罄 你是嚴肅的！

費爾士孟 噫，我沒有塗了銀的舌兒。靜聽！這是我的聲音。(雙臂掃掠過四向的靜寂的高山)這
是幽靜。從天亮到天上出現第一顆星，全都固定着不動。(手放在胸口)就是鳥的翅兒
也當靜歇。

珞爾罄 (兩他的眼睛) 你的眼睛是兇惡的。在那裏頭我見得野獸蹲伏着。在那裏頭我見
得疎遠。牠們是不是常常兇狠的？

費爾士孟 永不——來細看你，我的花兒。

珊爾馨 (觸他的手) 你的手去折花兒是粗魯的 (她脫離了他，到牧羊童躺着的巖石邊) 看哪！沒

有一樣變動！就是日子也靜靜停住。孩子！(但牧羊童不動也不回答) 他失落在蔚藍裏。(騎情地) 孩子！他不會回答我。沒有一個人會在此地回答我。

費爾士孟 (帶着兇惡的渴望) 我是不是算得一個人呢？

珊爾馨 你呀？(舞臺漸黑，黃昏到來) 看哪！睡眠已偷去了一天！已經是夜來了。

(到來了睡眠處女住的影般的形體們，穿着灰白的蛛網的外衣，懶洋洋地揮動她們的手臂，繞着她旋轉着。)

珊爾馨 你是睡眠嗎？親愛的睡眠。

(微笑着，她伸出雙臂給費爾士孟，他接住她的擺動着的身體，他們不見了，被睡眠的形體環繞住。天熱了，除了淡瘦的鎌月霎時放光。於是在巖石上，隨了微弱的蘆笛牧羊童唱了)

「我的小小的玫瑰點的一個，我的山羊。

我的金黃的眼睛，芳香的嗅味的。

讓風呀月呀金黃的太陽

和星星呀，在不可究竟裏

每天創造更甜美的芳草

加增你的踴躍！

願求山中的狐狸經過了

永不探得你正在睡着！

啊！讓我的蘆笛吹得絲毫隨情，

讓我尋得甜美的澆水！

沒有感覺也沒有擠奶的瓶，

走近你，小小的女兒！

願在日午的時候，如火的巖崖，

摻住你的柔軟的足兒溜滑！

啊！聽我的禱告在月明之下——

偉大的主人，山羊神——輕輕跳着！

在滾薄的月明中經過着牧羊神潘（Pan）；一聲哀切的蘆笛聲，牧羊童就靜默着，於是明月隱去，宇宙漆黑；直至，在隱隱偷升的假曙光前微弱而可怕的光中，見得珊瑚磬從睡着的費爾士孟的旁邊爬起了身，牧羊童已去了；但巖石邊站着牛角的牧童，穿着外衣。

珊瑚磬 我已睡了多少年，多少年呀。我的心靈枯乾了。（於是當他看見牛角的牧童站在那裏）
我現在認識你——地上一切的生命——你的嗅覺，你的視覺，你的味覺，和你的一切音樂。我已身經過了你而走過了你了。

（她移動開去。）

費爾士孟 （醒來）你想要到那裏去？

珊瑚磬 到世界的盡頭。

費爾士孟 （起身，試留住她）你不應離開我！

(但反抗她笑着的姿態，他掙扎着好反抗壓實本身。)

珊爾蒂 朋友時間緊催着我。

費爾士孟 那末是不是我的接吻太粗魯？是不是我太愚蠢？

珊爾蒂 我不懊悔。

(酒角的少年忽然重又見得立在一動不動的牛角的牧童的對面；他的曼度玲弦聲頓揚。)

費爾士孟 城市的可詛咒的音樂。你是不是回轉他那裏去嗎？(因為窺見可恨的身子暗撲)

我不能看見。

珊爾蒂 不用怕！我永遠向前走。

費爾士孟 不要留下我給巖石間的山風沒有你，愛是死了，而我也終要死去。

珊爾蒂 可憐的心兒！我去了。

費爾士孟 (靠巖上蹲伏着) 心冷了。

(牧童的蘆笛聲起，牛角朝前伸手向她，曼度玲弦聲頓揚，酒角伸出手來。她立住不動。)

珊爾 同伴們，我終須去。一刻兒天就會亮了。

（在靜默中牛角和酒角遮了各自的臉。假的曙光消去，天轉落十分黑暗。）

第五場

於是一縷微弱的紅光偷着升起，照閃大角的雪白的頭，并瀉射到珊瑚身上。那一
路光的一邊像影兒一樣，牛角和酒角裹了頭矗立着。

*

*

*

珊瑚聲 偉大的呀！我來了。

(大角的山羊說話了) 悠遠的聲音和光一起逐漸變清楚變強烈。

『游蕩的火燄，你不安定的狂熱

燒灼一切的東西，全不懺悔；

命運的風永久被了停歇。——

你小小的勇俠的生命行毀，

所有的渴望的新奇終盡！

你游子走到無波無濤的海際，

那裏光明和黑暗，轉變和平靜，

融合爲——小靈魂，來到神祕。」

珊瑚磬跪了下來，俯首到地，一縷紅光漸漸地消隱去，直至舞臺漆黑。

第六場

於是當黑暗褪去，在假的曙光的昏暗的光線濾過山屋的屋中，蕾夢特和費爾士孟見得立在珊瑚馨旁邊，俯看她熟睡在窗榻上。

費爾士孟（伸手去推醒她）一刻兒，天就會亮了。

（她動了動，昏闔闔一下，呢喃着）

蕾夢特讓她睡罷，她正夢着好夢呢。

（費爾士孟提起燈籠，直至光線投落在她睡臉上。於是二人輕輕地向門口移動，當她說話時，剛走出去）

珊瑚馨（蹣着仰起，滿心狂悽，張開手兒）偉大的呀，我來了！（醒來，她向四周環顧，掙立起來）我的

一個小小的夢！

人從開着的門望出去，曙光的第一次紅暈顯現在天際。一聲羊鈴響着經過。

此類曾 表過否	書本閱 目店過		狀 况	購 得	是 否	址 住	址 住	字 別	名 姓
	小 冊	單 張							

開明書店讀者調查表

本店接得此表隨時有新出版消息報
告如閱過本店書目請在欄內填注書
目期數以免報告重複或脫漏之弊

訂裝	面封	刷印	張紙	容	內

批評者

年 月 日

對於

之批評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

開明書店編譯所

寄

啓者：敝店創設以來，出版各種書籍，對於形式內容，竭力研求，不敢稍怠，承國內外讀書界交口稱譽，欣感莫名。敝店受寵之餘，益當奮勉精進，以求克副期望。用特創製此項批評調查表，夾入書中，敬求 台端於讀畢此書之後，對於書中瑕瑜盡情指摘，填寫 賜寄，俾便參酌輿論，於再版時改善訂正。敝店敬備優待券三紙，並各種贈品，如信箋、信封、明信片、書籤、月份牌、日曆等件，於收到此表後，即行寄奉，藉答雅意。倘蒙 賜寄長篇批評（如本表不敷繕寫，可用他紙寫成夾入），並常在敝店不定期刊『開明』上發表，酌贈一元以上十元以下之書券。想 台端爲促進文化，改善出版物起見，定當樂予贊助也。專此奉懇，敬頌
台祺。

開明書店謹啓

現代日本小說

兩條血痕

實價八角

周作人先生在文壇上的地位和他直譯的筆法，都無須我們細說。諸君早已知道。他那清閒淡雅的作風，譯日本小說是最恰當不過的。這一本是世界叢書本現代日本小說集中所不曾收入的幾篇新譯，有石川啄木、武者小路實篤等人的著作。

（寶山書局）



夢 輕 與 鴿

著 綬 華 斯 爾 高 國 英
譯 合 慶 宋 超 塵 滌 席

印 翻 許 不 有 所 權 版

角 五 洋 大 價 實

郵 加 酌 埠 外)

行 發 店 書 明 開

版 初 月 十 年 七 二 九 一

87
102214
(21)

0.70

102214
(20)